

萬 有 文 庫

第一二卷簡編五頁

王雲五主編

法 國 大 革 命 史

(一)

馬 德 揚 著

伍 光 建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省 立 新 竹 高 中 圖 書 館



00010289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五

五雲

商務印書館發行

法 國 大 革 命 史

(一)

馬 德 榜 著

伍 光 建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010289

譯者序

路易馬德楞 (Louis Madelin) 爲法國大歷史家索勒爾 (Sorel) 入室弟子，而與凡德爾 (Vandal) 齊名，有良史才，善屬文，他人以千言敘一事，寫一人者，路易馬德楞能以百言了之，尤能深印於讀者心中，通篇無不警策之句，宜其爲法國學會列爲第一，得哥柏爾獎賞 (Göbel Prize) 矣。英國譯行之，附以介紹文，是布特理 (Botley) 所著，自第一卷起皆原作也。今所譯者，爲一九二五年四月第五版，法國大革命之人物及其事蹟，法國讀者已知其大概，原作往往不復詳敘，中國讀者或患其太略，譯者今蒐探提愛 (Thiers) 卽普法戰紀之爹亞，曾著法國大革命史，其事實議論，有可採者。迦萊爾 (Cahen) 是大文學家、哲學家、歷史家、觀事論人，有其特見，其著法國大革命歷史在一八三七年，議論往往與路易暗合。貝洛克 (Belloc) 是文學家及歷史家。理諾 (Lenotre) 關於法國大革命之特種反面著作甚多，如專論革命法庭，卽其一也。諸家之作，及大英百科全書作爲附註，亦有未及加注者，則限於行篋書籍不多，無從取材作此。著此書之宗旨，具見原序，不復贅。民國十六年五月伍光建序。

作者原序

在這個時候（一九一一年）敢毅然刊行一本法國大革命史，作者何嘗不知其未免果於自命；惟是作者卻不敢自居是個通才，故此自定界限。

此作並非作為課本，亦不敢作為專門學問家的著作，因為既不能適合於何種教育程度，更不能鑽研汗牛充棟的檔冊，當日曾經苦心研究者，卻是另一種範圍較小的檔冊。

作者因為著這本書，纔曉得近來五十年間所刊行以供學者研究的著作及文牘，是非常之多。專為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問題，發起極多的雜誌及學會，而同時毋論何種雜誌，無不研究這個問題。刊行的歷史專著列傳，有以若干大厚冊作為一種的，亦有篇幅甚短，也作為一種的。關於大革命的著作，可謂豐富之極。此外還有革命時代的記載、日記、尺牘、偶錄等類，都是當日親眼目睹的人執筆記載的。其中什麼樣人都有，什麼黨派的人都有，也有是外國駐使所記的，也有窮鄉僻壤鄉下

種地人所記的；也有當恐怖時代所謂節度使所記的，也有後來被戮的貴族所記的。至於當時的公文，此時正在刊行，也有不久可以刊竣的。例如奧拉德（M. Audard）所監刊蒐輯的公安會案牘，及採自各方的國人訴苦書，此外還有指揮時代的案牘，及便於比較公牘與私人記載的製作。作者卻是最注意於私人尺牘，故採用尺牘比採用記載為多。

或謂已經刊布的文件雖多，不過只能供學者作初級的研究，不過只到了門檻，並未能升堂入室。作者對於個人的話，卻不能否認，若將已經刊佈的文件與未經刊佈的文件兩相比較，誠然不過是初到門檻，但是只據已經刊佈的文件作資料，也未嘗不可以先製暫時適用的歷史。

作者自命不過如此，這就是個界限。有許多讀者是不欲深入汗牛充棟的迷樓的，作者就著這一本書供給這種讀者，以便他們曉得近數十年來我的先生同我的同學此時所得的結論。洛郎（Rollin）先生著了一本羅馬史，他的介紹文說道：「我採用許多他人苦心孤詣的著作，此是不必隱諱的。」作者這一本大革命史，也曾採用許多他人的著作，讀者若是覺得有趣味，可以讀作者所引的原作（可惜所引的名作尚不算多），讀者應歸功於原作。

近二十年的歷史家，做了許多深遠的綜合研究，我所從受業的索勒爾 (Sorel) 氏曾著一部大革命時的外交史。求魁 (M. Arthur Chuquet) 著了一部當時的軍事史。哥西 (M. Pierr de la Gorce) 現時正在著宗教史，奧拉德著了一部政史 (應稱革命時代的政見史)。以上數種大同的著作，都是很有價值的綜合。

讀者將曉得作者特別注意於政治，但是自限於惟一方面，是作到的。修史家把所有互相牽掣的事，強為分開，是件危險的事，若把外交史、戰史、政史、財政史、宗教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學史分作絕對的題目，是不甚妥當的。對於革命史尤其要兼顧各方，研究同時所發生的事實；因為此一事與彼一事都有重要關係，不能撇開彼一事專論此一事。今試舉一端：例如大歷史家坦尼 (Taine) 是作者所欽佩的人，假使他讀過索勒爾的著作，是不會對於某事某事說他太過火，與事實不符。例如索勒爾描寫的是一個被圍的城，坦尼所寫的是往往不過是被圍的人民的情形，寫他們有時頹喪，有時發怒如狂。惟是歷史家的天職，是要站在城牆上，四面八方都要看到的，不獨要留意被圍的人，還要注意圍攻的人。索勒爾很明白這個道理，故此寫得面面俱到，不偏不漏的。

作者此書原已先定了一個界限，除了必要之外，是不能詳細討論辦外交及作戰方略的詳細情形，亦不能詳論財政、經濟、社會的種種危機。至於解事實的因果，及為論事論人持平起見，則討論及之。

作者是要極力持平論人論事，無不出於公允。此一節最為難，原是無人能作到的事；但是作者深信在此著作中，並無不公允的褒貶。

法國大革命史原是一個極為難的題目，作者一下手卻並不存何種成見，當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對於革命的見解，往往十變其九，對於某人某事，往往發露個人的情感，有時是憤激，有時是憐憫，有時是讚美，主持公道，卻不能不如此。但是作者對於當時的人物，自信有持平的褒貶。作者曾經苦心研究過他們的列傳，為最後的分析，曉得某人是無意為惡，或為惡而不自知其為惡，某人則是處心積慮的要為惡。

至於大革命總問題，作者覺得不難保留個人的觀察及個人的意見。大革命原是一件極其複雜的事，自問無力可以下一句決絕的斷語。此時更覺為難，當時的事實及原因效果，仍然是不能解

決的問題，只有才識遠過鄙人的，惟能下斷語。

世人無有能免於錯誤的，當時的各黨各派，也逃不出這個範圍，都免不了錯誤。某人作錯，某人犯了大罪惡，曾經作者指出。革命時代是無時無刻不是危機，所有一國罪大惡極的人，都一齊浮在上。凡德爾（Vandal）說過：「白沫也浮在上面，紅沫也浮在上面，所有深藏於內的窮兇極惡的情性，一齊發露，是以作了許多罪大惡極的慘事。」

惟是另一方面，同時亦有極英雄極高貴的性情發現，作者亦經一一指出。作者是崇拜本國至於極點，毋論本國受於何等制度之下，原擬多鋪敘本國的戰功，不願鋪敘國裏內亂的慘殺。但是爲此作的規畫所限，不能盡如我意，心雖不願，不能不照原定的規畫布置，大約總不能免於爲此一派人及彼一派人所指摘，作者卻已決計忍受。

在一九一〇年正月間，我的享大名的朋友凡德爾發起法國大革命的演講，作者也與聞其事，作者且引他當日所說的話。

凡德爾說道：「我們的演講，不要越出兩端之外：一端是教人革命，一端是不教人革命。演講家

只能自處於歷史家的地位，討論歷史，不要存什麼成見，也不要預存結論，也不要發表什麼融通的議論。」

「有人把大革命比作一塊死木頭；這個名稱，是很不能入聽的。毋論什麼當國的人，或是平常人，把革命當作一塊簡單的死木頭看，就是大錯。」

「革命絕不是一件單簡如一塊死木頭的事，是一件極其繁複的事。其中的原因、元素、舉動、效果等等，都是繁複的，有計數不盡的種種方面。有人說過：「人心是無限的。」我也說：革命也是無限的。」

「我們演講家務必將種種繁複情形、種種方面都要說給在座諸君聽的，還要深印於聽者心中，要發明大革命給與法國，及給與天下的高貴情感，有效果的熱心，及一切進步，及公道之增加；同時又要發明當時的種種不良的學說，種種破壞的意想，及所有過火的舉動，及一切罪惡，及一切高貴的作爲。其中有許多英雄豪傑，置內亂於不顧，而注意於邊界；邊界被外國所蹂躪，我國的豪傑出以英雄氣概，以抵禦外侮，竟能大收成功，爲法國增加榮耀。」云云。當時作者稱讚凡德爾這幾句話，

是常常稱讚這幾句話。作者著這本書，很受過老友大歷史家凡德爾的勉勵，不幸老友已死，尤不能不恪守他的指教，恪守他的精神作這本書。

路易馬德楞 (Louis Madelin) 序

目錄

卷首 介紹文

第一章 亂象

- 一、招集立法議會
- 二、憲法
- 三、國王有專制權
- 四、特別利益及重稅
- 五、教產之富
- 六、最招怨之什一宗教稅
- 七、特別稅
- 八、鹽稅

第二章 知識進步

- 一、不信舊學
- 二、羅蘭夫人
- 三、百科家的潛力
- 四、人道主義

第三章 三階級 危機

- 一、貴族無力
- 二、庸劣的教士
- 三、下級教士的民主思想
- 四、因反對不平等而起事
- 五、農氏之怨嗟
- 六、平民與農民聯合
- 七、國王之懦弱
- 八、軍隊之反側
- 九、革命份子
- 十、上級人之精神萎靡

目錄

第四章 一七八九年之政府……………四一

一、國王的晚景 二、第一幕的角色 三、路易第十六 四、王后馬利安推涅特

五、王弟布羅溫斯伯爵 六、王弟達多亞伯爵 七、宰相芮克

第五章 選舉及申訴書……………五三

一、國王是國人之良友 二、要國人選正式的訴調 三、選舉議員 四、訴呈

五、布勒通地方的會員 六、彌拉波之被選 七、訴苦書 八、大眾的要求是改良

九、議員齊集維爾塞

第一卷 議憲會……………六五

第一章 議會（一七八九年五月至六月）……………六五

一、在維爾塞之議員 二、五月四日之宗教式遊行 三、第一次開會在滑開堂 四、五月六日

會議 五、第三代表團不肯成立 六、調停 七、巴宜及西耶士 八、宗教代表團與第三階

級代表團聯合 九、球場改作會場 十、六月二十四日的御前會議 十一、第三代表團不肯走

十二、君主讓步 十三、三個階級之代表團之混合 十四、革命是過去了

第二章 七月十四……………八七

- 一、國王之聽命於國民
- 二、調兵到維爾塞離宮
- 三、芮克之免職
- 四、一七八九年夏間的巴黎
- 五、監匪
- 六、對穆耶
- 七、選民公會
- 八、法國衛隊的態度
- 九、國民衛軍之成立
- 十、七月十二之御苑
- 十一、路易第十五大街之衝突
- 十二、強盜來了
- 十三、七月十三的事
- 十四、七月十四
- 十五、攻破大監牢
- 十六、對羅內被殺
- 十七、流血慘劇
- 十八、夫勒塞
- 勒斯被殺
- 十九、七月十四十五兩日之維爾塞
- 二十、代表議會贊成巴黎暴動
- 二十一、國王與議員在市政廳

第三章 法國之瓦解……………一〇九

- 一、自然發生的騷亂
- 二、巴黎是反亂的中心點
- 三、殺傅隆及柏提耳
- 四、各省之擾亂
- 五、大恐慌
- 六、大蹂躪
- 七、大殺官吏
- 八、自治會之發生
- 九、自治會無能維持治安

第四章 八月初四晚及公佈（一七八九年七月至十月）……………一一九

- 一、議會有兩種恐慌
- 二、無土地之約翰
- 三、放棄特別權利
- 四、享受特別利益者之禱謝
- 五、民權之宣佈
- 六、宣言書與憲法相矛盾
- 七、宮庭的舉動令人生畏
- 八、王后的態度

九、否決權 十、巴黎人要往維爾塞

第五章 一七八九年十月……………一三三

一、法蘭德斯軍隊駐紮維爾塞 二、十月初一日的情景 三、婦女們之衝動維爾塞 四、議會

內擾亂情形 五、穆內進宮 六、十月初五日王宮被婦女們包圍 七、拉法夷脫到王宮

八、十月初五之襲擊 九、王后之危險 十、國王王后回巴黎

第六章 議會俱樂部及憲法……………一四五

一、議員在練騎學校開會 二、國民議會 三、彌拉波 四、雅科俾會 五、彌波拉之陰謀

六、辨駁憲法 七、議准君主否決權 八、君主是一國的第一個長官 九、中級國民反無政府

的憲法 十、自治會 十一、劃分各省為道 十二、取消省議會 十三、政府之飄搖

第七章 沒教產為國產……………一六九

一、君主正式批准革命 二、貴族之誤視 三、省議會之反對 四、工匠們的不滿意

五、教士們反對 六、教產充公 七、塔力藍的議案 八、芮克之為難 九、教士們之痛恨

十、議會之無結果討論 十一、宮庭之無用 十二、國裏無政府的情形日見加增

第八章 兵變及同盟……………一八五

一、軍隊之騷動 二、軍隊反對軍官 三、議會之懦弱 四、大同盟 五、大同盟的廢絕

六、歡迎國王及王后 七、大同盟所發生於軍隊之危險效果 八、南錫兵變 九、軍隊不服從

命令發生出征意想

第九章 和耶戰耶……………一九七

一、歐洲與革命 二、一七八九年之歐洲 三、歐洲對於法國革命之誤會 四、歐洲之分裂

五、東方問題 六、奧帝利歐破爾得 七、日耳曼在亞爾薩斯的權利 八、法國宣佈拋棄一切

侵略思想 九、法國之據亞威農地方 十、歐洲之驚懼 十一、利歐破爾得俟路易第十六的請求

第十章 官制……………二二三

一、改宗教 二、羅馬與革命 三、宗教改良 四、馬鐵奴的報告 五、爲何不使宗教與政

治分離 六、關於宗教問題之辯駁 七、不承認教王有無上高等教權 八、路易第十六之煩心

九、教士們消極的抵制 十、國王批准新例 十一、最好的教士都不肯宣誓 十二、新王教之

授職禮 十三、教王斥責宗教官制 十四、路易第十六與革命衝突

第十一章 革命之危機（一七九〇年十二月至一七九一年五月）……………二二七

- 一、國王及王后有召外援的思想
- 二、求救於奧帝
- 三、連臣
- 四、達托斯伯爵輕舉妄動之影響
- 五、法國議會授外國以口實
- 六、奧大利之遲疑
- 七、喀德爾第二的陰謀
- 八、內憂
- 九、革命黨之分裂
- 十、彌拉波及拉法夷脫
- 十一、彌拉波之死
- 十二、王族之被逼
- 十三、王族之執迷不悟
- 十四、出奔的計畫

第十二章 路易第十六出奔發棧……………二四五

- 一、出奔
- 二、發棧
- 三、王族被阻
- 四、巴黎噪動
- 五、拉法夷脫掌舵
- 六、議長波哈內
- 七、洛羅夫之在發棧
- 八、回鑾
- 九、巴那甫丕梯恩同拉瓦爾摩部耳接駕
- 十、入巴黎
- 十一、王后一夜髮白

第十三章 大校場的排槍聲……………二五五

- 一、國王停使職權
- 二、被擄
- 三、俱樂部主張廢路易
- 四、提議共和制
- 五、議會還是維持君主制
- 六、巴那甫
- 七、雅科俾俱樂部之分裂
- 八、斐揚黨
- 九、七月十七之大校場
- 十、拉法夷脫及巴宜發號令放槍擊擊眾
- 十一、議會太瘦乏了不願有反動的舉動

第十四章 議會之末日……………二六五

一、議會欲修改憲法而不成 二、巴那甫亦主張修改可惜太遲了 三、不許改憲法 四、名譽

掃地的議會之精疲力盡 五、匹爾尼次地方之議會 六、吸收亞威農 七、遭臣之騷動

八、日耳曼帝王諸侯主張寬緩 九、科不林士之佈告書 十、路易承認憲法批准頒行

十一、慶祝憲法 十二、議會解散 十三、風雷將作

第二卷 立法議會……………二七九

第十五章 羅馬議會……………二七九

一、新議員 二、右黨 三、波爾多派 四、波爾多的羅馬人 五、康多塞 六、極端左

黨 七、中黨 八、第一次衝突 九、科不林士宣言書 十、遭臣 十一、奉行新制的教

士之可憐 十二、懲辦遭臣律 十三、貴冑們被召回國 十四、反對教士之膏例 十五、路

易不肯批准膏待教士例 十六、以宣戰恫嚇法國

第十六章 那旁與戰爭……………二九九

一、波匹力烏斯圖 二、左黨與宣戰 三、法國人熱心決戰 四、羅伯斯庇爾的態度

- 五、那勞當陸軍大臣
- 六、那勞主戰的理由
- 七、奧普兩國決定攻打法國
- 八、布里索派之激烈
- 九、那勞辭職
- 十、內閣之倒

第十七章 羅蘭內閣及宣戰……………三〇九

- 一、布里索黨內閣
- 二、度穆累
- 三、羅蘭等
- 四、羅蘭夫人與內閣
- 五、內閣的政見
- 六、要求對奧國宣戰
- 七、愛國熱潮
- 八、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日大會議
- 九、宣戰
- 十、法國之危急情形

第十八章 六月二十日倒閣……………三二三

- 一、四月二十八之退縮
- 二、巴黎之騷動
- 三、憲制軍隊之遣散
- 四、塞爾凡招集同盟兵
- 五、關員免職
- 六、度穆累之退位
- 七、在羅蘭夫人的客廳內謀報復
- 八、一七九二年六月二十日
- 九、匪徒們入王宮
- 十、君主吃酒
- 十一、反動的感覺
- 十二、拉法夷脫贖費種科俾俱樂部
- 十三、宮庭拋棄拉法夷脫
- 十四、左黨又振作

第十九章 廢君問題……………三三七

- 一、左黨恐嚇君主
- 二、丕梯恩之停職
- 三、提議廢君問題
- 四、拉摩勒特接吻
- 五、一七

九二年七月十四日 六、大同盟代表到巴黎 七、祖國危險 八、十二個委員團
九、吉倫特黨之策略

第二十章 君位之傾覆……………三四五

一、馬賽人及馬賽曲 二、連區與歐洲 三、不倫瑞克之宣言書 四、要求廢君 五、八月
初九晚 六、丹敦在市政廳的驚人舉動 七、起事的自治會 八、曼達部署一切保衛王宮
九、洛德洛 十、曼達被害 十一、羣衆專權 十二、護衛不能相應 十三、路易第十六入
議會遊亂 十四、瑞士軍隊與匪徒之衝突 十五、八月初十之亂殺 十六、國人的官吏
十七、議會停君主行使職權 十八、把君主交與自治會

第二十一章 丹敦 外兵入犯亂殺……………三六一

一、行政團 二、丹敦 三、丹敦進行之規畫 四、丹敦與羅蘭等 五、外國入犯
六、聯軍的兵力 七、法國的兵力 八、度極累之事功 九、義勇隊自選將官 十、龍威之
退讓 十一、維丹之退讓 十二、巴黎之危機 十三、議會爲自治會所嚇倒 十四、丹敦默
許暴徒之亂殺 十五、自治會之殲殺計畫 十六、九月之大殲殺 十七、退讓亂殺者

十八、議會之態度 十九、丹敦擔當亂殺之責

第二十二章 瓦爾美之捷……………三八七

一、議會之坍塌 二、法國之要塞 三、瓦爾美之捷 四、普軍之醒悟 五、瓦爾美之捷有

振作士氣的效果

第三卷 特別國會……………三九三

第二十三章 大議會……………三九三

一、一七九二年之選舉 二、雅科俾黨之極端派大獲勝利 三、議會之特色及其趨勢

四、吉倫特黨 五、高山派 六、中間或平原 七、政客之決鬪場

第二十四章 吉倫特黨之進攻……………四〇三

一、宣佈共和 二、吉倫特黨反對巴黎 三、吉倫特黨之無效攻擊 四、馬拉之自衛

五、盧未控告羅伯斯庇爾 六、高山黨厚積兵力 七、邊界上之勝仗 八、法國取薩伏衣及尼

斯 九、度穆累及吉倫特黨 十、征服比利時 十一、提議收比利時荷蘭入版圖 十二、吉

倫特黨似居優勢

第二十五章 殺君主……………四一七

- 一、因審判君主而發生黨爭
- 二、彈劾君主
- 三、審判君主
- 四、君主的律師馬爾最布及特塞司
- 五、議會之受嚇
- 六、提議交通國人民議決
- 七、宣佈君主有罪
- 八、表決處死議案
- 九、反對暫緩執行
- 十、路易第十六之受死刑
- 十一、一月二十一日慘劇之後效

第二十六章 度穆累之叛……………四二九

- 一、一月二十一日政黨及歐洲
- 二、英國之干預
- 三、日耳曼諸侯大會對法國宣戰
- 四、法軍在荷蘭比利時之敗
- 五、丹敦出力聯絡
- 六、維持公安政策
- 七、度穆累之舉動
- 八、公會
- 九、法國的四邊舉事
- 十、拉芬底的領袖
- 十一、組織恐怖機關
- 十二、度穆累之投敵
- 十三、度穆累之投敵是為吉倫特黨宣佈死刑

第二十七章 吉倫特黨之倒……………四四一

- 一、攻吉倫特黨
- 二、吉倫特黨之辯護
- 三、表決規定最高物價的議案
- 四、馬拉之被劾而開脫
- 五、選派十二個委員
- 六、五月三十一日之亂
- 七、通過禁選十二委員會
- 八、羅伯斯庇爾要拘捕議員
- 九、六月初二日
- 十、議員們被禁
- 十一、比武場的情景
- 十二、炮手們

預備開炮 十三、議會交出吉倫特黨員

第二十八章 外省之反對（一七九三年六月至七月）……………四九五

- 一、自治會之得意 二、外省之反動 三、吉倫特黨為宗社黨所牽掣 四、不倫不類的一七九三年憲法 五、諾曼底舉事之失敗 六、因為同盟主義害了南方 七、丹敦與羅伯斯庇爾之圖 八、丹敦被逐出公安會

第二十九章 公安會政府……………四六五

- 一、奧國政策之迂緩 二、歐洲各國要瓜分法國 三、組織國防 四、公安會 五、委員會的十大首領 六、委員會之勤勞 七、通過條例的機器 八、政府的特派員布滿全國 九、羣衆的俱樂部 十、革命委員會 十一、國防條例之規定 十二、混合 十三、法國的十四軍 十四、囑咐諸是組織勝仗者 十五、革命時代的軍人

第三十章 第一次恐怖（一七九三年七月至十二月）……………四七九

- 一、邊界之被逼 二、恐怖初起 三、借口宗社黨有陰謀 四、在外省之監視員 五、紅色馬蘭祭 六、革命法庭 七、殺人數目 八、殺王后 九、吉倫特黨之倒 十、殺羅蘭夫

人 十一、吉倫特黨人逃後之慘死情形 十二、殺平等黨派 十三、殺杜拔理夫人

十四、監視員之性質 十五、外省之恐怖 十六、夫里龍在布羅溫斯地方所辦的事

十七、科羅德爾及弗社在里昂地方所辦的事 十八、勒蓬在阿拉斯地方所辦的事

第三十一章 羅伯斯庇爾及私黨……………五〇一

一、私黨 二、丹敦心裏之焦急 三、羅伯斯庇爾卻向來不醒睡 四、約請斯特 五、對穆

耶主持政尙寬大 六、科第力爾報 七、阿貝耳及自治會的機關報 八、阿貝耳黨之自治會

九、社會黨之舉動 十、廢基督教 十一、崇拜道理 十二、在我盾大教堂舉行崇拜道理大典

十三、反對道理教

第三十二章 私黨之倒……………五一九

一、羅伯斯庇爾陰謀陷害私黨 二、對穆耶攻擊狄克退陀制 三、羅伯斯庇爾設法令人不信扶持

丹敦的人 四、聖鞠斯特登演說臺 五、自治會機關報主筆之死 六、丹敦之退化

七、會瑟爾亞洛被捕 八、丹敦及其左右之被捕 九、審丹敦 十、殺丹敦

第三十三章 尚德時代（一七九四年三月至七月）……………五三三

- 一、羅伯斯庇爾當狄克退院 二、夫勒律斯之捷 三、羅伯斯庇爾全靠恐怖政策自固 四、火
星學校 五、大恐怖 六、監獄法庭及劊子手參孫的小窗子 七、恢復神道 八、慶祝至高
無上的尊神 九、激奮反對羅伯斯庇爾之見端 十、新五月二十二日的命令 十一、議案撤消
之後又通過 十二、人頭紛紛落地 十三、海軍的謠言

第三十四章 新七月……………五五一

- 一、公安委員會之不和 二、瘋婆子之預言 三、最後的囚車 四、國會中的陰謀 五、新
七月初八日的國會 六、羅伯斯庇爾的演說 七、反對及攻擊羅伯斯庇爾的各人演說 八、新
七月初八日的雅科俾俱樂部 九、新七月初八初九兩日的公安委員會 十、新七月初九日的國會
十一、國會之吵鬧 十二、打倒橫行專制的人 十三、要求拘拿羅伯斯庇爾 十四、羅伯斯庇
爾及其股肱心腹被拘 十五、市政廳反對國會 十六、罕立奧之誤事 十七、巴刺斯帶兵圍市
政廳 十八、羅伯斯庇爾之倒 十九、殺羅伯斯庇爾及其爪牙心腹 二十、新七月的事爲羣衆
所誤會

第三十五章 雅科俾之倒（一七九四年七月至九月）……………五七七

- 一、中黨及反動
- 二、釋放的囚犯的歡樂
- 三、他連反對高山黨
- 四、新七月以後的反動
- 五、戲院之反動
- 六、鍍金少年及國人復活
- 七、夫里龍
- 八、卡巴洛
- 九、關閉雅科俾俱樂部
- 十、召回未死的吉倫特黨人

第三十六章 共和三年之法國……………五八九

- 一、法國是個病夫
- 二、共和保障
- 三、民窮財盡
- 四、饑荒
- 五、捱餓肚子及腐敗肚子
- 六、新發財的人
- 七、一七九五年的奢侈及輕浮舉動
- 八、犧牲跳舞場
- 九、他連夫人之浪費
- 十、變賣國產
- 十一、發生小地主
- 十二、鄉民之守舊本性
- 十三、長威懷惠
- 十四、王室之毫不通融態度
- 十五、宗社黨決意報復
- 十六、新發財的雅科俾黨包攬把持
- 十七、弑君黨最怕是報復
- 十八、接續作戰是他們不能不出此的政策
- 十九、將軍們總要有所做
- 二十、元老制
- 二十一、他們預備拿破崙將來地位

第三十七章 捱餓的肚子反對腐敗的肚子（一七九四年九月至一七九五年九月）……………六一三

- 一、右黨之重新組織
- 二、山頂黨之起事
- 三、新三月之起事
- 四、懲辦恐怖黨
- 五、饑荒愈甚
- 六、白色的恐怖
- 七、宗社黨
- 八、在岐布龍地方的道臣
- 九、共和三年的憲法

十、恢復財產資格 十一、三分之二條例 十二、輿論之攻擊 十三、新議會之和平派

第三十八章 新九月十三日……………六三五

一、宗社黨反救了弑君黨 二、各分區反對新例 三、宗社黨起事 四、巴刺斯被選爲大元帥
五、拿破崙 六、拿破崙將軍登場 七、國會之末日 八、末後一次開會

第四卷 指揮府……………六四七

第三十九章 指揮府與全國之關係……………六四七

一、大指揮之就職 二、兩院 三、五個指揮 四、巴刺斯 五、噶爾諾 六、魯柏爾
七、勒微利 八、黨派之競爭 九、奧士在拉芬庭 十、指揮府的政策 十一、軍隊之危機
十二、教士之危機 十三、國庫空虛 十四、法國人道德之墮落 十五、民人之怠惰

第四十章 巴刺斯加倍拿破崙（一七九五年九月至一七九六年五月）……………六六五

一、共和四年之勒借國債 二、地稅借款 三、關閉列提溫俱樂部 四、拘捕巴倍夫
五、軍事 六、攻打奧英兩國的計畫 七、皮士格律之賣國 八、拿破崙統帶征意大利軍隊
九、拿破崙結婚

第四十一章 拿破崙登場（一七九六年五月至一七九七年三月）……………六七七

- 一、佩蒙之戰
- 二、征服倫巴底
- 三、指揮府的金庫充盈
- 四、指揮之喪失名譽
- 五、陰謀及抵抗的陰謀
- 六、意大利之大捷
- 七、一七九六年日耳曼戰事
- 八、拿破崙在意大利之戰功
- 九、拿破崙願意講和
- 十、議和
- 十一、拿破崙與奧國講和
- 十二、拿破崙以威尼斯給奧國

第四十二章 兩院與指揮府之爭（一七九七年三月至八月）……………六九三

- 一、共和五年新三月之選舉
- 二、新的大多數
- 三、巴退爾米被選作指揮
- 四、約旦之報告
- 五、我們祖先們的奉教
- 六、免反動派閣員之職
- 七、奧士及塔力藍被選為指揮

第四十三章 新八月之大政變（一七九六年八月至九月）……………七〇三

- 一、求助於軍隊
- 二、巴刺斯不承認奧士
- 三、拿破崙與五百議員
- 四、軍隊的宣言書
- 五、發露皮士格律謀逆罪狀
- 六、奧日落在巴黎
- 七、指揮們之不和
- 八、一七九六年新八月十七日
- 九、噶爾諾之逃
- 十、奧日落在王宮
- 十一、議員在大廟監獄
- 十二、頒佈懲辦罪魁
- 十三、議員貶至基阿那充軍
- 十四、新八月政變之後效
- 十五、憲法掃地

第四十四章 指揮制時代之社會……………七二三

- 一、尊榮時代
- 二、他連夫人
- 三、巴刺斯的社會
- 四、時髦的服裝
- 五、尊榮之地
- 六、巴黎人之好食
- 七、戲場
- 八、離婚律
- 九、性情之乖僻
- 十、道德與政治

第四十五章 拿破崙與指揮府（一七九七年九月至一七九八年五月）……………七三五

- 一、麥林及弗郎沙當指揮
- 二、新八月以後的恐怖
- 三、教士充軍
- 四、三分之二的破產
- 五、新八月黨之分裂
- 六、指揮府反對議和
- 七、坎坡福米奧之和約
- 八、國人非常愛戴拿破崙
- 九、拿破崙至巴黎
- 十、指揮府歡迎拿破崙
- 十一、拿破崙入學會
- 十二、征埃及
- 十三、重啟意大利
- 十四、拿破崙赴埃及

第四十六章 新四月 指揮府與亂黨（一七九七年五月至一七九八年五月）……………七五五

- 一、共和六年新三月之選舉
- 二、果然選舉亂黨
- 三、共和六年新四月之政變
- 四、雅科俾黨之忿怒
- 五、崇尚美德派
- 六、共和七年的選舉
- 七、聯合反對指揮府
- 八、第二次之歐洲同盟
- 九、拿破崙在埃及
- 十、法軍在日耳曼及意大利之敗
- 十一、蘇瓦羅夫及奇薩克軍隊
- 十二、法國失意大利

第四十七章 新五月 雅科俾黨的最後奮鬥（一七九八年五月至一七九九年七月）……七七一

- 一、共和七年的兩院
- 二、四耶士被選為指揮
- 三、免特理哈得職
- 四、一七九八年新五月間的政變
- 五、高山黨之叛
- 六、四耶士執指揮府大權
- 七、雅科俾黨的三大政策
- 八、共和

- 七年之徵兵
- 九、共和七年之勒捐
- 十、交質例
- 十一、各省之反亂

第四十八章 請軍人干預（一七九九年七月至九月）……七八七

- 一、新雅科俾黨
- 二、一七九九年之和平派
- 三、四耶士要用專制手段
- 四、朱伯爾將軍

- 五、四耶士攻擊新雅科俾黨
- 六、佛社當警察部總長
- 七、朱伯爾陣亡
- 八、指揮府打倒新雅

- 科俾黨
- 九、法軍在瑞士及荷蘭之捷
- 十、假使拿破崙在遺裏的話
- 十一、各黨的惟一希望都

- 在拿破崙一個人
- 十二、拿破崙歸自埃及

第四十九章 拿破崙之降臨……八〇三

- 一、巴黎之狂喜
- 二、拿破崙路經法國
- 三、拿破崙到巴黎
- 四、新十月的黨人
- 五、拿破

- 崙及四耶士
- 六、拿破崙與政界
- 七、大政變的計畫
- 八、新十月十八日
- 九、元老院之會

- 議
- 十、拿破崙斥責指揮府
- 十一、指揮府之倒
- 十二、新十月十九日
- 十三、巴黎人都到

法國大革命史

二〇

丁聖庫路宮 十四、拿破崙與五百議員、 十五 琉森之援救 十六、炸彈隊圍橋圖

十七、選舉首領 十八、進行曲

結論……………八二七

法國大革命史

卷首 介紹文

貴族
教士
平民

第一章 亂象

(一) 招集立法議會 宰相芮克 (Necker) 說：「我要拿一分大年禮送給法國。」這句話是在一七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說的，離新年剛好還有四天，一到一七八九年正月初一日，這句話就播傳出來了。原來那時候是路易第十六 (Louis XVI) 在位，宰相報告過大局的情形，開過國事會議，議決招集立法議會；分代表為三級，第一二兩級，是享受特別利益的，第三級就是老百姓。他們代表的數目，卻是議好了，要比第一二級的加倍。當時便把決定的議案，印刷了幾千份分送，

國人曉得了有這種好事，自然是很歌功頌德的。

從前原有過召集代表議決國是的，但是已經有一百七十五年沒舉行了。這時候國人的普通意思，因為政府有這樣非常的舉動，居然肯叫老百姓們選舉倍數的代表，很相信這一次會議國事，是非同小可的，與從前的大不相同。一七五〇年的時候，有一位侯爵名叫達戎松 (D'ARAGON) 不是說過的嗎？他說過：「假使不召集立法議會就罷了；若是一招集，就不是麻麻糊糊的會議，不成什麼結果，一定是很認真的。」國人得了召集的消息，那個人心裏不是很受點震動的。個個都稱讚這位芮克，說他是「國人的至愛」；說他這張議決案，簡直的是「天降的德音」；有許多人讀了，是歡喜到流眼淚。據說：「有一處小鄉村，有一個小牧師，在一個小教堂裏的講經臺，對聽經的人，讀這張議決案；那些鄉下的老百姓聽了，簡直感激大恩，歡喜到如瘋如狂的。」作者所引證的，都是當時的人的來往書信。說道在法國京城巴黎地方，人人的梳洗桌上，都有一張議決案，上自侯爺，下至老嫗子，看見了都是心裏很受激動，個個都是歡喜若狂的。

讀者自然要問：爲什麼這樣歡喜？

因為這時候法國人是很窮苦的，自然不必說，就是有許多享受特別利益的人，都以為自己太受壓制了，都要想得有一線的自由曙光。又因為法國的禮教制度等等都是腐敗不堪了，無人不受痛苦，以為這次的議決案，是改良的起點。若論大概情形，則因為這些年來法國的社會受了許多哲學的培養，卻受一個專制無法度的政府所逼壓，又無法掙扎得開；現在奉了德音，以為是法國從此可就有了憲法了！讀者要曉得：這「憲法」兩字，並無一定的意思；你喜歡作什麼解說，就作什麼解說，自然就發生無限若干的理想。那些好出主意的人，得了「憲法」兩個字，就有許多胡猜，暫時可以滿意了。

(二) 憲法 法國這時候是沒有「憲法」。有幾個人說：「從前原是有過的，久已不知拋棄在那裏了。」作者要說句真話：從前「憲法」兩個字，有從前的意思，與現在的意思不同；從前的人看「憲法」兩個字，並不是「設議院」解。當時法王克羅維斯(Clovis)在位的時候，「憲法」兩字，並不說是這位克羅維斯王要有兩個立法院幫忙他來治個法國。但是這班人的知識思想，有七八年來，都是被哲學家議論所動，被他們迷住了，對於無論什麼事，都要詰問理由。就是上帝也要

詰問：「爲什麼他就該節制人類的靈魂？」自然對於住在維爾塞（Versailles）離宮的一位君主，也要詰問他：「爲什麼就該任憑他的尊意管轄法國的國民呢？」盧梭（Rousseau）已經發過有「什麼『民約』的議論，這種議論，是最時髦的。法國的人也就想到當初大約總有一種的條約，是君主同百姓們立過的事。隔多年，這種條約大約是失去了；現在可要重新再立起來。」

在老百姓們一方面，他們的思想是很單簡的，不甚曉得什麼叫作專制，只曉得這個時候簡直是亂七八糟，是個無政府的時代，只想要有個辦法，有種組織叫作「憲法」；他們以爲有了「憲法」這個東西，總要比現在沒得組織好得多。

從前原是有過條約的，還是不止一個，大約都是默許的；不然，就是未曾黑白寫得分明的。

從前揆拍特朝的君主（Capetian King）同法國許多小邦有過條約的，法國的百姓就願意容他的管轄，一連好幾代。這一朝的國王，不獨是能征善戰，還幫助各鄉村把那些小諸侯們都服住了，不許他們欺負鄉下的百姓，又把各省的大諸侯也壓服住了。他們這幾代的國王，打服大小諸侯之後，還要管理刑名，替百姓們伸冤，替他們料理一切官司。這幾代的國王，不獨是作法國的地主，還

要作他們的法律長官。歷代相傳下來，有一段故事說：「聖路易王（*St. Louis*）有一次走到文新（*Vincennes*）地方，就坐在一棵大橡樹下，替百姓們判斷官司，替一個孤兒寡婦伸冤。」後來法國的小邦結合起來，成了一個大國，那時候的國王除了判斷官司之外，還要替國人打外國，不許外國人來侵犯，這都是從前的舊話。到了現在就大不相同了；現在的國王有多少年並未到過戰場，不獨未到過戰場，連官司也不理，連鄉村的老百姓們他也不保護；現在的國王究竟算是個什麼東西呢？大約從前立過的條約是不算數的了！古人曾經作過幾句詩，專講國王的地位的，這幾句詩的意思說的是：「國王戴了我們法國的金冕，是要有勇氣的，是要小心謹慎的，不然的話，法國的榮耀就讓他丟光了，歷史上就要說他不配加冕作法國的國王。」

不獨是這個條約不算數，還有兩個默許的條約，也不算數，視同具文了。兩個什麼條約呢？一個就是大貴族同國民立的一個是教士們同國民立的。第一個條約，是貴族要拿出刀子來保護國民；第二個是教士們要替百姓們祈禱上帝。貴族同教士們並不是白幹的，他們因為這兩件事得了許多權利，得了許多豁免稅捐的利益。自從貴族們沒得打仗本事，因為平民比貴族會打仗，貴族自然

就不應該還要享受權利；教士們現在既不能在上帝面前替百姓們說話，不能稱他教士的職，教士們也不該還要享受權利了，這個條約，也應該作廢了。

這時候法國的人民，對於從前的默許未經寫出來的舊條約，也是這種意思。

(三) 國王有專制權。這時候法國人以爲國王專制。凡是考究舊時制度的學者，聽見這句話，總禁不住發笑的。他們那裏曉得國王是被這種制度束縛住了，作了制度的奴隸；他對於這種制度，若說一句不以爲然的話，是可以的，若是要更改，連他也作不來。

國王是一國的元首，是不錯的；但是他不過是個奴隸首領罷了。國王不過是宮廷裏頭的一個奴隸，是政府的奴隸；最可憐的，他也是風氣及習慣的奴隸，他要想自由比我們老百姓還要利害得多。倘若國王是一個喜歡改良的，他一下手改良，就覺得改良比什麼都爲難；若是國王是個好省儉的，當時風氣同習慣卻要他亂花錢，有人伸手來討錢，他就得給他；有貴婦來要，也得給他；叫他從那裏省儉起呢？

這時候法國所以鬧到這樣擾亂，還有別的緣故。此時不獨是維爾塞離宮裏管不好，連各省也

管不好，比離宮還要亂得多。讀者請勿要求我把各省官上加官，架牀疊屋的制度，說個清楚，因為這一個問題，就要寫一本書，纔能說得明白。總而言之，就是亂到團糟。

(四) 特別利益及重稅 鄉下的老百姓們，或許能够忍受這種無政府的苦，但是有兩件事，卻是絕不能再忍受的了；就是貴族們所享受的特別利益和當時財政情形。

據說：「法國共總有七萬法國人，是享受特別利益的。」

這種利益都是封建制度，貴族們所享的，不是物件，就是錢財。因為從前他們對於公家建過什麼功業，就特別享受免稅的利益，另外還有特別好處。作者把貴族所享的利益，分列於下：

一、賣酒利益 貴族地主在他的地界內，每年有若干時期可以釀酒出賣，不許他人賣。

二、有通用利益 貴族地主在他域內，建立許多東西，強逼鄉下人租用。例如建造許多製麵包的爐房，凡是界內的人，不許在家裏或別處製麵包，一定要在地主的麵包爐房製，每年出租錢若干。

三、過路稅 凡有牲畜貨物在地主的地界上經過的，都要納捐，作為修路之用，凡經過橋梁津渡的，也要納捐。

四、養鴿專利 惟地主可以養鴿，不許他人養鴿。

五、果捐 凡有種果園的，必要分若干份與地主。

六、界捐 凡有劃分田園界限的，都要納捐。

七、糧食捐 秋收的時候，地主要收穫的糧食十分之一。

八、特捐 此外還有種種特別捐項。

以上所說的種種租捐，從前原有用意的；因為從前的地主，對於種地的人有許多規畫，有許多布置，種地的人，原可以得着他們許多好處。以後卻並沒有這種事了，地主早已不住在地面上，並無人管理；不管也還罷了，若是有人來管，愈管愈壞。所有的貴族們都跑到維爾塞離宮去享福，愈鬧愈窮，愈窮就要剝削鄉下的老百姓，他們派到鄉下的總管，自然更要虐待鄉下人。

還有一層：這時候國裏的人，對於納稅不平等，同享受特別利益兩件事，是非常之注意；在他們眼中看來，更看得重的還是不平等的利益，特別權利尤在其次。拉洛瑟爾（La Rochelle）地方的

「訴苦書」（未開立法會之前，路易第十六會令民間分區各訴疾苦，具呈上聞。）有一條最特別

的詰問，就是詰問既是人皆平等，爲什麼某人犯罪，就應該問斬，某人犯罪，就應該問絞呢？這是未免太不平等了。

(五) 教產之富 教士們所處的地方與貴族不同，也是一樣的招國人的怨恨。作者且先說說他們財產的地位。通國的教士，大約總在十二萬至十四萬人之間；其中有二萬至二萬五千之間是僧徒，(借用)正式教士人數在六萬人之間，尼姑(借用)有三萬七千人。

管轄法國宗教事務的有一百三十位主教，他們所管轄的教區，地面大小不等。(例如某區有一千三百八十八處小教區，某區只有十九處。)他們的進款，更是參差不等；有一處大教區一年有四十萬舊佛朗的進款，有些不過七千舊佛朗。

僧院的收入亦是不等。有一處每年有五十萬佛朗(專指舊佛朗)的收入，小僧院的收入，不過六千佛朗。

有許多歷史家對於教產收入，未免言過其實。拉哥斯(M. de la Corce)所算的數目，是每年總收入有二十九萬九千二百萬舊佛朗。作者看這數個目，還不差什麼。他們每年正項收入是八

千五百萬，但是他們抽收奉教人的款項還有八千萬。

這都是數百年前善士們捐的，或是遺分給他們的產業，卻不是白捐的白送的，都有個用處；原要他們替死者念經祈禱，賑濟窮苦的生人。到了宗教墮落的時候，教士們也還多多少少作了點賑濟祈禱的事，化去教產的進款不少。近來有好些年，教士們把這些該作的事，都覺全忘記了；把從前善士們捐助錢財產業的用意，一切都不管，都當是自己的私財，任意亂花。

既是這樣，他們自然是不該享受。

(六)最招怨之什一宗教稅 小教區最恨的是什一教稅；(及革命時代，教士們最受痛苦，小教區反出力援助之，此事見於下文。)因為幾件事體，不知老百姓們同教士們打過多少官司；一七八八年有一次開貴人會議，有一位教長作一個什一教稅的概說，說是誠心奉教的人所甘心願意樂助的款。有一位公爵駁他，說道：「什麼願意樂助？假使是願意樂助，為什麼這時候，因為教稅，國裏有四十萬起官司還未了結？」

還有一層：教士們享受免稅的利益，原是一七一〇年他們曾經花過一筆大款，纔能豁免捐稅。

的。他們久不久送一筆款給國王，就免了納稅。教產的分配又極不公道，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有一個某處的主教進款極多，簡直的用錢同泥沙一樣；但是有六萬多小教士，都是過捱餓的日子。然而在宗教裏頭這班窮教士，都算得是最好的人。故此老百姓們心裏更不服。大約一個小教區的牧師，每年有七百佛朗教俸，副牧師大約有三百五十佛朗，主教每年卻有十萬二十萬或多至四十萬佛朗的進款。若論起行為道德，主教卻遠不如一個小牧師；故此這羣捱餓的教士，自然也有許多痛苦要申訴的。毋論如何，誠心奉天主教的教士，也免不了許多怨言。奉耶穌教的教士，因新近纔受過許多窘逼，自然更不以主教們爲然了。

(七) 特別稅 有一種特別稅，是老百姓們一定要納的，貴族教士們卻是免納的。若是毋論什麼階級人等，同樣的納稅也還罷了；偏偏這種重稅，要百姓們納，百姓們自然是更恨貴族教士了。這時候，貴族雖然也納人頭稅，還有一種叫做五釐稅，已經够重的了，可算作是活剝老百姓的皮。這特別稅簡直是閉塞住百姓的咽喉，叫他活不了。這種特別稅就是一種所得稅，若是所得是一百佛朗，國家就要徵收五十三個佛朗，這還不算，政府還可以隨時任意加抽。從前有個一位財政大臣叫

做科柏特 (Cobbert) 真是善管財政，那時候國用是很省的；自從他死過之後，就沒得這樣的財政大臣。是以在一七八九年一月一日，百姓們還是要納這所得稅的。更有一層，收稅的機關，還要上下其手，任意估抽。有一位遊歷家走到法國，看見這種情形，十分詫異。平常百姓一畝（英畝）地，要納十四個佛朗的地稅，貴族有十二畝地，只納九個佛朗。

（八）鹽稅 此外還有一間接稅，再加上這些間接稅，簡直的是把百姓們壓倒了動不得。讀者總有許多曉得的，政府賣鹽專利的事，就是法國革命的一個極大原因。鹽稅激動革命，比所得稅的力量更大。此外還有各種捐項，這就同鹽稅差不多，政府所用的不肖官吏，可以任意挨家搜查騷擾，他們跑進人家，什麼地方都搜查遍了。此是最令人難受的事，百姓們痛恨是深入骨髓。

百姓們受了這幾種層層剝削，那裏能夠擔負得起呢？故此從外面看來，百姓們是窮極了；然而細加考察，骨子裏還不見得窮。作者也不曉得當時的老百姓究竟用什麼法子，居然能夠省儉積蓄餘財？又不知他們用什麼法子，把蓄積藏起來，拿去置買田地？因為曾經有人詳細確實考查出來，自從十八世紀以來，鄉下人陸續置買田地，此時法國的地畝，大約有三分之一是在鄉下種田人手上。

可見得他們很有節省的本事，很有要自己作地主的志氣。此是向來無人疑到的，近來有人研究出來，纔知道有這種事實。他們既然有這種志氣，自然是更盼望一旦得以免了這些擔負，更可以多置田產了；故此他們要求平等相待，就是以能多置田產作目的。

在市鎮的貧民，是常常捱餓；自然是要國王及政府負責，如同在一七九一年要當時的議會負責，在一七九五年是要當時的國會負責。

無論在城市抑或在鄉村，百姓是沒得一個不詛罵政府的。到了一天，請他們說話的時候，自然是狂叫狂喊的，發表他們的愁苦。

有一位大臣，名叫塔哥（Turgot），曾經對路易十六說過：「這卻是因為法國沒得憲法的緣故。」他的意思（並非有意要做英國的制度）亦不過要有一種合情理的機關。因為一七八九年並非是制度不好的問題，當時簡直是並沒得什麼制度。

有一位大臣當王室快倒的時候，曾遞過一件報告；這件報告值得一引，給讀者曉得。

他的報告裏頭有一段最要緊的話，說的是：「法蘭西原是好幾個分邦湊成的，各有各的治法，

各省不相聞問。有幾府縣是完全自由，並無擔負的；所有的擔負，卻都推在別的府縣身上。最富的人納稅最輕，貴人所享受的權利，就做成不穩固的形勢，不能行一定的法制，又不能有輿論。總而言之，是個最不完全的國，害民的事，數不勝數；按着現在情形而論，簡直是不能管理。」云云。

這幾句話是誰說的呢？是一個中等人做到大臣說的嗎？是一位改良家說的嗎？是塔哥說的嗎？是芮克說的嗎？全不是的。是一位享受特別利益的貴族卡倫伯爵 (Comte de Calonne) 說的。他當了兩年大臣，得了許多閱歷之後，說出來的！

此時的人心，因為有了知識的進步，所有陳腐舊說，都逐漸的脫離了，覺得這樣無政府的擾亂情形，不肯再受的了。

第二章 知識進步

(一)不信舊學 法國的制度，全靠舊學古風扶持，新學新風氣同舊學舊風氣，是絕對不能兩立的。鄉下的老百姓的情形，真是困苦，但是並不見得比從前困苦（還比從前稍好些）。此時作手藝的人，往往捱餓，但是並不見得比一百年前的作手藝的人捱餓的日子多些。享受特別利益的人，這時候誠然是很苛暴的，但是也不見得比從前更苛暴。若是從某方面看來，現在的政府好像比從前還要有實力得多；為什麼單獨到了這個時候，國人就要蠢動呢？因為這時候什麼舊學古風都無維持的力量了。有許多哲學家把牆的基礎都透底挖通了，不久這四面的牆就要坍塌了。法國的制度，原是建築得不牢固，況且不獨是間架不好，連靈魂精神都早已沒得了。好比一個人，骨格既壞了，靈魂又失了，還能夠活嗎？

有許多人說：「這是盧梭的不好！」有許多人說：「是福耳特耳（Voltaire）的不好！」有許多

明白人聽了這兩句話，就未免要發笑，因為把責任都推在這兩個人身上。其實是許多人的不好，許多事的不好，不能專怪這兩個人。話雖是這樣說，但是革命的時候，對於這兩個人卻有特別尊崇的表示，可見得是很當這兩個人有助成革命的功勞。

(二) 羅蘭夫人 當時不獨有盧梭所作的自狀，此外還有他人所作的自狀，我們試打開有一位羅蘭夫人 (Mme. Roland) 所作的自狀。這位夫人原是一個中等人家的女子，她的父親是一個懷疑派市僧（又作中等人家，又作小康人家，階級在斯文人及勞工人家之間，以後所用市僧兩字即是此意。譯者註）她的母親是一個誠心奉教的女人。這個女人為什麼一生專提倡革命呢？這個女人原有她的偉大不可及的地方，也有很錯誤的地方。她是生於一七五四年，那時候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是快要死了，福耳特耳 正是最得意的時候，同達蘭貝耳 (D'Alenbert) 連盟，攻擊宮庭。羅蘭夫人 出世的那年，度克羅 (Duclos) 即介紹哲學在黎塞留 (Richelieu) 家裏，不久，達蘭貝耳 也就來聚會。一七四五年，就有一個哲學家狄德羅 (Diderot) 著一本書叫作解釋自然 (l'Interprétation de la Nature) 就變作一個無宗教的人。這一年又是第三本百科全書

出現，居然得了審查圖書人的認可。這一年又是盧梭造不平等論（Discours sur l'Inégalité）後來十年裏頭，無一年不是哲學得意的時候，所有的後來革命偉人都是這十年裏頭出世的。（只有兩個不是的，一個是西耶士（Sieyès）他是一七四八年出世，一個是彌拉波（Mirabeau）他是一七四九年出世的。）布里索（Brisot）是一七五四年出世；拉法夷脫（Lafayette）是一七五七年出世；穆內（Mounier）是一七五八年出世；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汾約（Vergniaud）丹敦（Danton），他們三個人都是一七五九年出世呢。對穆郎（Desmoulins）是一七六〇年出世；巴那甫（Barnave）是一七六一年出世。作者所說的都是革命偉人，其餘的只好不詳細說了。作者特別在這一段書，這裏提出羅蘭夫人（未出嫁時是姓夫力逢（Philipon）名瑪諾（Manon）），在革命時代，人家都稱他作羅蘭女國民（Citoyenne Roland）。因為其後她專喜歡看書，看柯奈耶（Cornelle）著的書，就要學作羅馬英雄；看波盧塔（Plutarch）著的書，她就要學作希臘英雄。最後看的就是達蘭貝耳，福耳特耳，何爾巴哈（Holbach），愛爾法修（Helvetius），狄德羅，諸家的著作，就要作革命黨。她最喜歡讀的是盧梭的著作。據羅蘭夫人自己說道：「可惜我讀盧梭的書讀得

太遲了，卻幸虧我讀得太遲，若是讀得太早的話，我這個人就會變瘋狂了，別人的著作我是不要讀了！

讀者卻要曉得，凡是這個少年女子那時候所讀的書，同時的男子們，也是要讀的；從羅伯斯庇爾至對穆郎都是要讀的；從格里瓜（Grégoire）他是個教士，至拉法夷脫他是個貴族，也是要讀的。總而言之：貴族們的兒子女兒，小市僧們的兒子女兒，所喝進肚裏的，都是同源的水。

（三）百科家的潛力 作者到這裏，又要討論極有趣的先生及學生問題。既然有孟德斯鳩，福耳特耳，盧梭這班人當先生，就有羅伯斯庇爾，丹敦，布里索這班人當學生；這個問題，就很有引人入勝的。研究了陳言舊意，作者是絕不相信的，只好另走新門路來研究。作者曾經研究這一百年內情形，把從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九年，這十年間以來二十個的革命大家的各種環境又都研究過，纔曉得他們都飽裝了一種共同的哲學，可惜全是破壞的哲學。

這種哲學的潛力，發生不止一種效果，法國的大革命就是這班聰明人，同一班自以為是思想家的人預備的辦出來的。他們的思想，就是這五十年間的思想，就是武斷的理想。古代的理想，還有

什麼同胞，人道，反對基督教，同推翻一切，毀滅一切的思想。

既然曉得革命是件理想的事，是件武斷的事，我們試聽了有一位在兩次革命議會當過議員的人，又是最後的一位哲學家，所說的話，這個人就是康多塞 (Condorcet)。他在一七八九年許久之前，就說過一句話，他說的是：「一條好法律，應該施於毋論什麼人都是好的；如同一個算學問題，人人都曉得是真確的。」法國大革命的全盤錯處，就在康多塞這一句武斷話裏頭。這位大算學家，簡直的是不知所謂，他與他的同宗教的人，全不曉得以心理學作根柢的真確的社會學。說出這種話來，可見得他們並全不知道歷史。

若是有人苦心去告訴他們，也是枉然！他們就要拿古時代的雅典 (Athens)、斯巴達 (Sparta)、羅馬 (Rome) 來反駁；古時歷史家波盧塔，拿他的作偽的希臘人，作偽的羅馬人，供我們的消遣，有千百年了，我們這一班哲學家同他黨徒們，醉心於古時代的人物，就要借這班古時代的偉人的名，如李奧倪大 (Leonidas)、革拉古 (Gracchus)、布魯特斯 (Brutus)、伽圖 (Cato) 等等來辦他們的革命，高呼他們的名字，何止千遍。

他們辦革命，還要借重外國的法律。羅蘭夫人自己覺得有種大同的靈魂，喜歡外國東西。那時候的哲學家從四面八方販回來的許多新鮮思想，有從柏林販來的；有從聖彼得堡販來的；有從日內瓦販來的；有從海牙販來的。從倫敦販來的更多。從美國費城販來的尤其多。他們恭維華盛頓（Washington）及佛蘭克林（Franklin），稱呼他們作布魯特斯及伽圖。這就很够了，很夠激動人心，播下擾亂世界的種子了。這班喜新厭舊的人，拿這些東西來號召，自以為有無上的好處；因為全是舶來品，全不是法國的。

（四）人道主義 這班人拿人道主義作個起點，先登臺的是個「人」，第二登臺的是個「好人」。這時候人人都醉心於慈善，一見好人出臺，自然是人人心動的。既然有人，就有同胞的思想，說出來好像並無什麼要緊，但是既興了人道主義，這「同胞」兩個字，就發生極過火的革命事業來了；既拿人道主義作了個好題目，自然是脫不了「慈愛」兩個字。譬如說：一七八九年正月時候，部耶（Bouille）看見亂象已成，把那時候萬分危險的情形告訴芮克，芮克卻並不承認有這種情形，但是部耶說道：「我們要倚賴人道主義。」所有當時的政客，卻是倚賴這種道理；他們的結果，就是

從議會登斷頭臺。

倘若人都是好的，自然似乎可以自治了；於是就發生廣義的共和來了。他們既都很羨慕古代希臘羅馬的共和，聽見「共和」兩個字，是歡迎的了不得。但是一七八九年，卻並無什麼人當真要建設共和。丹敦說過：「未宣布共和成立之先二十年，人人心裏都有共和思想。」這句話說得是沒錯的。在十八世紀一百年間，初時不過是一種反對獨裁制思想的萌芽，隨後慢慢生長，最後便遍傳國中了。

若是講到法國的普通羣衆，他們何嘗讀過什麼盧梭的書，什麼福爾特著的書，什麼百科全書呢？但是雖然未曾讀過這些書，卻是一樣的怨嗟，有時還造反。（在路易第十五的時代，有過好幾次的大暴動。）但是有了造反或是大暴動的事，還有君主的權力去彈壓；那時候君權還沒有基礎的搖動，況且那時候並沒有那些新式的市儈們，當羣衆的頭目，指揮他們。如大革命的時代，若是沒有這種頭目幫助暴動，是變不成革命的。除了哲學家之外，還有什麼人能夠箝制政府的威權呢？能夠奪了貴族們的利器呢？能夠把少年市儈們的頭腦，裝滿了革命的精神呢？毋論哲學家是被反對

革命的人所痛罵，毋論被以革命為榮耀的人所稱讚；總而言之，哲學家要擔負這個責任，是無可駁的了。

革命原是由多種事實醞釀成功的，然而若是沒有知識界來幫忙，卻是發生不起來的，這是無疑的了。

第二章 三階級 危機

法國大革命不止是政治上的革命：一切階級的國人都覺得痛楚：貴族，公民，教士，農民，工人，都要面面相對的。爲什麼有些就失敗了，有些得了勝利，有些是大上其當，被人騙了，有些是變作奴隸了？在一七八九年的時候，後來的結果，都在他們各階級的手上，在全國的國人手上。

(一) 貴族無力 按歷史上說話，法國的國王若是到危難的時候，原是仰仗貴族扶持的。這一次簡直的是既無軍隊，又無將官來維持，因爲貴族不能號召羣衆成軍，自己貴族裏頭，又不能自成其爲軍。

但是讀者卻不要把貴族看得太不中用了。貴族裏頭知識還是有的，其中有幾位在將來的議會裏很佔點勢力。還有後來外塞 (Valabre) 所搜輯的貴族尺牘，有好幾位很能說俏皮話，寫信是寫得很漂亮的。

然而作者還是要說他們材料不夠，不能自成團體保護自己的階級。又不善觀時變，碰着有幾個好機會的時候，又不曉得講和調解。法國的國王有幾百年來專作削奪諸侯權柄，降黜諸侯人格的事。於是來了一位紅衣大主教黎塞留用盡多少機謀，果然把他們收拾一番。路易第十四在位，也是用同樣的政策。這些貴族原是極有可爲的人，被他們化作不能振作無用的人了。他又不讓貴族多得政治閱歷，簡直是把貴族挫折到十二分，於是所有大多數的貴族，都變成惟命是聽，卑污垢賤的人了。受挫折的日子既然過得久了，遇着大風潮，自然是再也挺不直腰的了。

況且路易第十四簡直是把貴族的根柢都拔起了。一棵大樹，既然沒得根，怎麼樣能夠抵得住大風呢？當初法國的諸侯，原是寓力於農功的，原是他境內的大田主，是農夫們的領袖，專一振興農業的。到了路易第十四的時候不要他們留意什麼農業，把他們都喚起來在維爾塞離宮住。鄉下的農人許久見不着田主的而，自然就對他們沒得什麼感情；一遇着有大風潮的時候，貴族回去號召農民，農民不獨不幫他，掉過頭來還要反對他，攻擊他，驅逐他。故此當大革命的時候，貴族們什麼事都做不成。讀者不要怪他們，只好原諒他們，說他們並不是不想振作，卻是振作不起來。

貴族既受了多少年的挫折，既受了根本上的毀傷，同時又被當日的思想潮流所捲與多數的人們一樣。作者上文已經說過，貴族們從前是能征好戰的粗野的豪傑，後來就慢慢變作斯文了。後來遇着那一陣哲學的潮流，他們更變斯文了，兩隻手連刀槍都不能抓。有好些最著名能征能戰立過奇功的貴族的後人，都變作讀書人了，變作福耳特耳，狄德羅，達蘭貝耳，盧梭，這班哲學家的朋友，附和他們的議論。

這些新議論印入貴族的心裏，比別人更深。有許多於是就失掉了宗教思想，卻也不客氣，公認不信宗教；有許多不知不覺的失掉了君主立國的思想。所有的貴族也不相信他們有享受特別利益的權利。有一位歷史家特爲作一本書，專論貴族中最有新思想的人，如力安庫耳（Liancourt），拉洛士佛科（Larochefoucauld），維留（Virieu），喀斯特藍（Castellano），拉理托隆達（Lally-Tollendal），克勒芒吞涅耳（Clermont Tonnerre）等是也。一看這本小著作，就曉得這班貴族的大方，同他們意思的空虛。他們以爲革命是反對君主專制，反對教士的狂妄。等到一七九一年，這大革命革到他們頭上來，他們覺得很詫異，只好舉頭問天。克勒芒吞涅耳只有痛哭，維留只是詛罵，力

安庫耳只要想法替路易第十六招兵，但是都來不及了。

貴族那時候分開兩派：一派是太好商量，太多讓步；一派是太不好商量，簡直的是不肯多讓步。從前所相信的道理，現在被時勢的潮流都推翻了，羣衆又不附和他們，因為在宮庭日久，人格又變卑劣了。從前法國最慷慨最好修飾的貴族，惟有光明磊落一死；但是他們一死，是否算得光明磊落，還不能說呢。

(二) 庸劣的教士 這一羣提不起精神頹唐墮落的貴族，是不可靠的了。教士們可靠不可靠呢？恐怕還不及貴族！因為在教士隊裏，就有仇敵在礮臺裏，況且這座礮臺是快要坍塌的了。

當十八世紀的初年，就有人說過，宗教裏並不要有什麼大名望的人，要的是有大道德的人。教士們那裏肯聽這句話，到了爭名奪利的時候，他們什麼道德都犧牲了。

一七八九年的時候，也未嘗無很好的教士，但是居高位的居多，都是聲名狼藉的，其餘的道德知識，都是庸劣不堪的。據說當日總有一百三十位居高位的教士，只有十五個是稱爲有道德的，還指明洛翁 (Rohan) 羅美泥得布里恩 (Lomenie de Brienne) 查梭脫 (Jarente) 塔力藍

(Talleyrand) 等等的聲名，最爲惡劣。

(三) 下級教士的民主思想。下級教士對待那些聲名惡劣的上官，只有妒念。這些小教區的牧師，都是來自民間，信教是很虔篤的，也多少沾了些當時哲學的思想，很有點提倡民主的精神。凡是下級教士，個個都是提倡維新的，這是極有關係的要點。因爲有了他們的助力，纔能夠打倒享受特別利益的上兩級國民，使第三級國民（即平民）大獲全勝。

當時有一件極不相干的事實，卻是很有價值的：有一位很研究當日時事的說過，他在某處找出一張單子，是購買百科全書人的名單，共總有四十人；其中有二十四個都是小牧師，爲什麼單單這個地方的小牧師，比別處的這樣肯捨得花錢買百科全書呢？其中自然是有個道理的，他們就是讀盧梭的著作，也不覺得難過的。

因爲看見當日的時局，他們是極不高興的。主教同僧衆，是富得太過，他們小牧師是窮得太過，幾乎所入，不夠養活。那些大主教們，在應酬場中，是揮金如土，對待小牧師們，卻是非常之鄙吝。故此到了一七八九年，這些窮牧師，很預備同平民同走一條路。

到了這年選舉的時候，他們是極端反對主教們。有位主教氣極了，五月間說道：「都是這班窮鬼把我們毀了。」在事實上看來，的確有了這班窮教士，纔能夠把革命鬧成功的。主教們原不敢自信他們有什麼正確的權利，又礙於位分，不甚曉得應該怎樣奮鬥。窮牧師們就不然了，捲起兩隻袖子，就揮拳奮鬥，攻擊他們有特別權利的人，比市僧們還要激烈得多。爲的是有了窮牧師幫助，故此平民纔能夠打勝仗。作者現在要說到平民了。

(四) 因反對不平等而起事 有一天，拿破崙說道：「到底是爲什麼要革命的？實在都爲的是爭名爭利！有許多人說：『爲的是自由。』這不過是託詞的話！」拿破崙這兩句話，說得太豈有此理，也不甚公道，然而卻不能說他的話完全無理。有一位歷史家曾證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與其說是要推倒專制，到不如說是要推倒不平等。故此還是社會革命的分數多，政治革命的分數少。在市僧裏頭何嘗無幾位志氣高貴的人，因爲崇拜自由，然後努力去作革命的事。例如穆內 (Mounier) 就是一個極好的法國中級人的代表；他不久就明白是上了當了。崇拜自由的市僧是很少的，對於不平等懷恨的卻是很多。有些懷大志的市僧跑出來當領袖，登高疾呼「自由萬歲！」但是他們還

是法國人凡是法國人都曉得只是有權力的人能夠有自由。那一個心窩裏因為自私自利起見，不要平等的。當時有兩個黨派不同，但是他們所說的話，卻是能證明拿破崙所說的那兩句話是不錯的。一個說道：「並不是專制激怒國人革命的，實在是因為忿恨貴族。」那一個說的話，也差不多同這樣意思。

還有一層：少年市儈讀的好著作也不少，似乎還比貴族讀得多。作者已經說過羅蘭夫人少時所讀的書，他所讀的書，也就是羅伯斯庇爾，布里索，丹敦，巴那甫，對稔郎他們所讀的書。他們簡直的是崇拜這些作者，於是惹起他們的忿恨，同時又鼓吹自由，助長他們的傲性。作者還可以舉兩件事實證明他們的忿恨：一件是羅蘭夫人的事實，有一次有一位貴夫人請羅蘭夫人，他母女兩人於是到了貴夫人家，貴夫人把他們請到僕人屋裏。有一次巴那甫陪母親去戲園聽戲，他的母親被一個無禮的貴族推開一邊。這一位少年女子同這一位少年男子心裏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能夠不懷忿恨嗎？此外還有許多常時同貴族接近的，不知受了他們多少侮辱，受了他們多少顯露出來的故意謙抑的態度，這卻比輕侮還要難受得多，心裏更是按不住的忿恨怨毒。又如卡累（Carrier）是當

貴族家的總管的，不知受過多少侮辱。一七八九年的時候，這些人那個不是怨恨的。西耶士稱貴族作紙捲。總而言之：一七八九年所有的平民，大約無不個個希望平等，不過盼望到了平等，就有權力。在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九年，這十年之間，更有一件最應注意的要緊事，就是這些人心裏並無絲毫民主思想，他們對於大多數的羣衆，又是極看不起他們，又是怕他們。勒佛耳利爾(M. Meynier de la Revelliere)說得最好，他說：「一七八九年的市僧，一方面是恨極了貴族，一方面是極不相信羣衆。」讀者不久就要看他們的舉動，作者此時不必細說了。

(五) 農民之怨嗟 惟是當一七八九年冬天，同選舉那幾個星期內，市僧們不能不敷衍更在下等階級的國民，尤其要敷衍的是農民。於是分到各鄉去，激動他們，叫他們，說他們的痛苦。

鄉下老百姓的，確有極大的痛苦，作者前文已經說過。鄉下老不管什麼自由，不管什麼英國憲制，什麼兩院制，也不管什麼美國費城的共和制；他們只想廢除了貴族們封建的權利，同各種重稅苛稅，此外也要政法改良些。這時候有什麼東西束縛住他們呢？是不是世卿束縛陪臣家臣的制度呢？但是貴族都不住在本鄉，還有什麼制度可說呢？是不是宗教束縛他們呢？老百姓們原是奉天主

教的，將來有一天他們還可以證明他們是篤信天主教的人。但是這個時候，那種什一教捐，實在是受不了；我們很曉得一七八九年一月間老百姓們，要動手毀害貴族們的堡塔府第，小牧師們並十分攔阻他們。

鄉下人所要求的是田地自由，倘若國王幫助他們辦到這件事，他們就說這是一位好國王了。一七八九年八月間，果然辦到田地自由了，老百姓們就沒得什麼要求的了。後來他們看見革命鬧得太不成樣子了；恐怖時代，殺人殺得太多了；又看見每處鄉村，都是惡人得志；紙幣出得太多，害人也實在害得太多了；又看見革命政府專門同鄉下的小牧師作對。鄉下人就立刻掉過頭來看看，那裏有什麼有權力的人可以能夠致國家於太平，可以能夠維持革命得來的社會上，政治上好處的，請他救國。至於什麼政治自由，他們都甘心犧牲，只要可以重見太平日子就十分滿意的了。

(六) 平民與農民聯合 在一七八九年一月四月之間，市僧們向來是絕看不起鄉下的農民的；這時候不能不暫時放下架子的，卑躬屈節拉攏農民，以便他們市僧們的私圖。一七八九年所演出來的事，就是這種聯合的結果。

市僧更善於利用下等窮可憐蟲市民。（其實並不分窮苦）這些市民大約都是作手工的人，這種人是容易知足的，不甚想積蓄，得閒就高唱。但是一七八九年，他們最下等是要捱餓的，他們自然是怪政府不良。若是來了一位市僧，如丹敦律師，或是馬拉（Marat）醫生，或是對稷郎報館記者，走來激動他們，帶了他們去攻打大監獄，或是去攻打王宮，那是很容易的事。若遇必要，還可以招集許多土匪，幫助工人，立刻就招集成軍。假使在一七八九年，只靠巴那甫的辭令；若在一七九二年，只靠汾約的一張嘴演說，是絕不能招集成軍的。從前的工人及土匪們，何嘗不屢次起過事呢！但是一起事就被官軍彈壓下來了，他們捱了一百年的餓，仍不敢起事。到了一七八八年至一七八九年冬天，實在是非常之冷，這班可憐蟲捱餓受凍而死的，不知多少，當時有一位紀事家說得好，說是國王手執的鋼刀丟在地下了。窮苦百姓們看見有權力的人沒得利器了，就讓礮臺要害，都落在他們手裏。

市僧們得了農民的幫助，故此一七八九年的選舉大獲勝仗，又要利用工人打開國王的大監獄的牢門。

(七)國王之懦弱，貴族及高級的教士都不能自保，自然是盼望國王保護他們，國王能如保護他們嗎？自從一百年以來，國王無所謂宗旨，自然就無所謂政策。法國雖為絕對的獨頭專制，然而往往大權旁落，入於各議會之手，也不甚考究議會究竟應該有些什麼權，就是招集議會時，也不曉得國內之階級的公民，該享什麼權利？

政府既無行政宗旨，又無財政宗旨，更無政治宗旨，在國裏是有物質上的擾亂，在政府裏是有道德上的擾亂。

國王又無社會上的宗旨，國王究竟倚靠那一階級的國民呢？作者曾經說過，有許多時是倚靠各自治區。一七八九年各自治區，也想重新同國王聯盟。自從路易第十四以來，原是倚賴貴族的。但是他的政策，只是不讓他們發達，既是不能發達，自然是日見衰弱了。政府用人，全是私見。自從科柏特 (Cobbert) 至芮克，政府的好位置，皆用的是中等階級的人，卻又看不起他們。總而言之：國王所倚靠的，是已經衰弱無力的貴族；政府所用的，是他看不起的市儈。

一七八九年維爾塞政府簡直的對於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毫無解決的法子，天天走到危險的

地方，還不覺得。

國王果然招集議會了，也答應第三階級的國民有加倍議員的數目。這是怎樣講呢？假使是按着階級總議決，加倍數目，是毫無用處；難道是按人數議決麼？這一個問題，路易第十六還不曉得，他的大臣們也不曉得。議會是招集了，讓他們辦什麼事呢？有什麼事是不是能讓他們辦的呢？問誰誰也不曉得。特別利益是不是還要保留呢？抑或是一概全廢呢？也是沒得人曉得。遇着必需的時候，不是要壓制議員呢？也沒得人知道。作者卻要加一句話，那時政府若是想要壓制，也辦不到了。

因為一個無能的政府，就是拿了利器在手，那隻手是要發抖，拿不牢的；這個政府，遇着緊急的時候，要用軍隊，軍隊卻不爲他所用了。

(八)軍隊之反側 一七八九年七月初八日，有一個平民代表的議員說道：「國王既無心

力，又無兵力。」自從十八世紀以來，兵丁們拿長矛的手，是擺來擺去的；將官們拿指揮刀的手，也是搖了擺了的。總而言之，是靠不住。一七八八年的冬天，路易第十六有一次要派兵彈壓某地方，有一位上將會奏明國王，說是軍隊是絕對不能倚靠的。等過了六個月之後，正要開議會的時候，芮克說

道：「我們不能信賴軍隊。」政府之所以失敗的原因就在此。

軍官們是管不了兵丁，這個理由是淺而易見的。所有的軍官，大多數是不夠材料的。他們原不配帶兵，不過他們的運氣好，呱呱生下地來，起碼就是個大佐。下級軍官，自經一七八一年明詔之後，是永遠不得升官的，自然是怨恨那些可以升官的下級軍官，有幾個如烏第諾（Ordino）馬塞那（Massena）等，只好棄官而去。有幾位如繆拉（Murat）等，（此數人其後皆為拿破崙部下名將。譯者註）棄官的時候，還說了許多不平的話纔走的。其餘的雖然不走，卻是終日口出怨言。

軍官手下的隊伍勇氣是誠然有的，不過是很危險，內裏是什麼人都有。有一位曾經帶過兵，後來當議員的說：「他們簡直的都是強盜。」

這樣的軍隊，自然是要有極嚴的紀律纔能駕馭得了的。但是當時軍官，也是為當日的思想潮流捲去了，好談人道主義。

還有一層：法國軍隊好入秘密會，這是從英國的愛爾蘭軍隊帶入法國的。一七八九年軍隊的秘密會場，共有二十五處。讀者且不必問這種秘密會，是否有了革命的思想，平等精神卻是有的。一

個軍隊裏，如何容得平等思想的呢？最能爲軍紀之害者，就是在秘密會裏頭。有時一位大佐，不獨够不上同下級小軍官平坐。還要坐在他之下；秘密會裏頭的實在情形，即是如此。例如某處的一個秘密會場，是一個小軍曹當會長，一個上將不過是個會友，他還是一位侯爵。我想不出這位上將，怎麼樣好號令這個小兵曹，開槍打殺平民？況且平民當時所呼號的原是「平等」兩個字，同他們所呼號的是一樣。

從此就慢慢引到軍隊解散，先從一七八九年法國衛隊叛亂，一直到一七九〇年八月有南錫(Nancy)兵變。故此路易第十六變作無兵可用，無人保護。

享受特別權利的貴族不能保護權利，既然無力，又是分離；教士們又分爲兩派，市僧們虎視眈眈，日夜要攬權奪利，要先下手搶得自由，搶得平等。這班市僧卻是很有精神，很有知識，很有大志，又是極貪財的人，得了鄉下裏的農民來幫助。農民的意思，不過要推翻特別權利，倘若路易第十六要保護特別權利，他們就要攻擊專制。市僧還有市民幫助，這些人捱痛苦，已經有許久了，一有人號召是極容易起事的。此時大局變作兩方面：一方面是國王貴族等等，一方面是市僧農民市民等，夾

在中間的是一個政府；無政策，無調解方法，又無實力，要想作主人翁，也作不起來。

(九) 革命份子 此時的大局實在是令人可怕。凡是革命，內中總有許多份子。除了上文說過的之外，還有別的份子；有在上級的暴亂份子，有在下級的暴亂份子。在上頭指揮的，純然是用激動黨徒的法子；圖富貴的，動之以富貴；想報仇的，激動他們去報仇；想洩忿的，激動他們去洩忿；失望的，還他們的希望；想發財的給他發財機會。當一七八九年有一會議員就說過：「將來作革命史的人，一定不曉得當時有許多雲煙過眼的事，有許多極不相干的事；然而此種事，與革命卻有極重要的關係。」作者今日執筆作這本歷史，並不是不曉得有這許多事。最有趣味的，無過把革命的首領，開列一張單子上，從拉法夷脫起，下至松退耳 (Santierre) 止；又上從彌拉波起，下至對穆郎止；又上從巴那甫起，下至科羅得霸 (Collot d'Herbois) 為止。(除此之外，作者還可以再舉出五十多個的名字。) 這些人卻捲入革命漩渦中，不是因為身受抑鬱痛苦，就是因為嗜慾太多。受利用供犧牲的，流品更難，更是不堪的人物，城市也有，鄉下也有，都是最惡劣的人，原是沉在最卑污地方之最下層的，一有人來號召，立刻就浮在面上了。有人說過：「這些人不是欠了重債的，就是犯過極重的刑

事的，是絕不能再翻身的；除非是把一切都破壞了，推倒了，他們纔能夠翻身。」我們去再作詳盡的研究，對於當時的祕密黨，是要說兩句的。此外還有外國政府派來的祕密機關，這些人的行蹤，更是詭秘；我們只能看見他們的東鱗西爪，總也捉搦不住他們。總而言之：這個大革命醞釀了有五十年，其中的因子是極多，都不能一一說得出來。

(十) 上級人之精神萎靡 按事勢而論，革命是絕不能免的了。讀者慢慢就曉得這次革命逐漸退化，同初時的性質大不相同；雖然，非革命不可，是萬不能幸免的。這一次的暴發，實在是替人道主義報仇，即是替精力雪恥。

一七九八年二月馬勒特度攀 (Mallet du Pan) 說過：「我們就城市來說：所有的富人，貴人，地主，斯文人，個個都是只會吃，只會喝，只會懶惰，沒得一個是能够提起精神有振作的。」

從前他們是個個都有精神，並且還是精神很好的。國王是成立法國的，諸侯是替國王出力打仗的，教士們是化導全國的百姓。現在他們的後人，是沒有精神了，又享受許多特別權利，埋沒民間多少真材。英國有一位大名士，曾經到過維爾塞離宮，說道：「這些人都犯了貧血病。」

但是維爾塞宮自是維爾塞宮，法國自是法國，法國人還是很有精神的，內中有五十萬公民是極有精神的，不獨並不頹唐，並且因為受了壓制更激發許多精神出來，這五十萬健兒，第一步是費了大力，替這初產生的共和國爭來許多榮耀，其後就歸入拿破崙的部下。一七六八年，是拿破崙部下名將繆拉，摩爾退 (Mortier)，柏舍耳 (Bessières) 產生的年；一七六九年，是奧士 (Hoche)，馬索 (Marceau)，內 (Ney)，蘇爾特 (Soult)，蘭 (Lannes)，朱伯爾 (Joubert)，拿破崙 產生之年。那些國家出身庸劣無能的教士，雖然也很想出力救國，但是到底都作了逋臣了事。但教士裏頭，很有有毅力的人，他們第一步先出力恢復自由，第二步就是用全力保全宗教。此外在這種無能政府之下，卻有一班少年出來，毋論他們是律師，或是當醫士，或是操別的行業的，都是極激烈的人。

那時候有一個五十多歲的人說道：「我心裏原有一個極活潑的東西，被壓日久了一到革命，這個東西又活潑起來了。我甘爲國犧牲，作個愛國人。」這個五十多歲的人尙且有這樣思想，何況少年？所有這班少年的活潑激烈精神，也有靠個人的力量作事的，也有合羣共作，因為被一個陳腐機器逼壓得日久了，就索性把這機器打碎了，所餘的精神四處橫溢，作了許多世界向來未曾見過

的事。所有少年人同有氣概的人，都轉入潮流裏。一七八九年，有一個投營當兵的說道：「一個十八歲的人，毋論那一黨，只要是進攻的，我就投進去。」

第四章 一七八九年之政府

(一) 國王的晚景 國王的政府受了逼迫，只好招集議會：當日因為種種錯誤，種種失敗，故有此舉，上文已經說過了。有人說：「這是一人專制的日落西山。」有人說：「這是革命出世的如日初升。」在作者看來，一七八七同一七八八兩年，是國王的桑榆晚景了。人人都是這樣想：都說是路易第十四的太陽，要墜入西山了，後來幾代的國王，是掩着兩眼看不見。

然而解放國人的，就是一七八九年的政府！作者已經說過當時國中情形及政府的情形，與夫當時的風氣。現在要說當國的人物了：法國是向革命的路上走，這是無疑的了。但是這次革命，是長時期的，抑或是短時期呢？是安靜的革命，抑是暴烈的革命呢？是少有改革，抑或是全盤推翻呢？這要看什麼人當國，又要看當國的人的材具了。

當國的人，就是國王，王后，親貴，大臣們。

(二) 第一幕的角色 路易第十六完全不是他這一種族的苗裔。他奉教虔篤，變了入迷，愛慕貞潔，到了不理他自己的妻室。他不是波旁(Bourbon)族的苗裔，是斯坦尼斯羅(Stanislaus)族的苗裔。(波旁是指父氣而言，斯坦尼斯羅是指母氣而言。譯者註) 路易第十六的血管裏頭流的是斯坦尼斯羅族的血，不是痕立第四(Henri IV)的血。(痕立第四是波旁朝第一代之王，斯坦尼斯羅者，則后族也。譯者註) 路易第十六這個人不喜歡勞力，不喜歡戀愛，不好打仗，不好政事。他生平只有一樣嗜好，就是專好打圍。除了打圍之外，只好作鐵匠的手藝。他有本日記，記的都是打圍的事。說起打圍，他就有了精神，就有胃口；只有這一種，還算是乃祖乃父的諸般嗜好中之一。他只要有了這一門嗜好，對於毋論什麼都是樂觀的。一七九〇年，有一位美國的名人莫理斯(Gouvier, neur Morris)說過：「路易第十六身處這種環境，還是極能吃，極能飲，又能安睡，又能大笑，世界上再沒得他這樣歡樂的人。這樣一個人，還有什麼希望呢？」

他是非常之快樂，卻是快樂得很粗俗的；故此大禍臨頭的時候，他還是能支持得許久。

(三) 路易第十六雖然生得身材蠢笨，面貌粗俗，卻並不是個傻子。著作家好

形容他，未免說得太過火。有時他是極其機靈的，大臣們聽了很詫異，有幾次大臣們還鬧不過他。有時候他的眼光是很好的，但是他脾氣太好，太容易說話，故此辦不成事。他性情是很慷慨，很大方的，又是個奉教誠篤的人，有人傷害過他，他也不計較，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他也受了當代思潮的影響；他也讀過盧梭所著的書，很相信本善的話。他心地是慈善的。上一個國王死的時候，國裏的人很盼望新君可以替百姓作點事，有人期望甚切，在新橋上痕立第四的像上，刻了「復生」兩個字，可惜他太令國人大失所望了。

天理良心說的話，路易第十六心裏因要挽回當時局勢起見，是很有意思，要從自由路上及人道主義上作幾件改革的事。讀者不要忘記了，他在一七八九年以前，也曾作過幾件好事，還是甘心情願作的，並不是因為有什麼壓力來逼他作的。法國奉耶穌教的人，很虧他這個奉天主教的人；他很曉得他的好百姓受痛苦，在這十五年裏頭，很想作點事拯救他們。他還叫好些醫士們替病人看病，他還改良自己，他又讓別人亂弄錢，他自己卻是省儉的；因為他作一國的表率，故不能不省儉，以身作則的意思。若是別人不學他的榜樣，我們能够怪他嗎？他的意思，原是要他人摹倣他的。

他有一特別性質，就是無主意。他最容易受人運動，但是有時候卻又執拗到了不得，主意打得很牢。大概而論，若是有人對他說什麼話，勸他作什麼事，他是滿臉笑容留心細聽的，但是打不定主意。他身邊有一位謀臣常對人說道：「毋論對他上什麼條陳，他第一句話總是個「不」字。」若是不強逼他，他是不作的大臣們沒有法責備他，或是王后責罵他，他纔肯動一動。但是因為這樣，這一方面的責備他，那一方面的人也責備他，他就東搖西擺，不知如何是好了。故此他自己的王后，他的親兄弟，他的大臣們，他的百姓們，都不敢絕對相信他。一七八九年有一位議員說過：「路易第十六自己簡直是沒有主意。」反而言之，那時候宮庭裏頭，彼此傾軋，議會所作的種種冒險的事，及民間的暴亂舉動，一毫都不理國王的動作。因為他們都曉得他的話，是可以不必算數的；毋論在朝在野，都是一樣的話，說的是非強逼國王不可，強逼他原是不難作到的，為難只在要他不再改變。他的親兄弟曾對人說過：「強逼國王作事，如同一手抓了好幾個油泡象牙球，能够捉得牢嗎？」

原來路易第十六有一個最大的毛病，這是最不好的毛病。說骨子裏的話，他是怠於政事。讀者試看他後來被囚的情形，就可以曉得了。這時候他過的是很簡單很有條理很清閒家庭的日子，他

還教他的小兒子讀書，同家裏的人一桌吃飯，他覺得歡樂到了不得。這個可憐的國王，他一向不曉得什麼叫作歡樂，等到被囚的時候，纔算是實行享受歡樂。天生他這個人，是只好作個閒人，享受清閒之福的。據說他行加冕禮的時候，就說這件王冕太重，害他頭痛，果然是令他頭痛。還有人說：「一七七六年有一個大臣當面呈遞辭職表，路易十六歎一口氣說道：『你的運氣真好！爲什麼我就不能辭職？』這個路易十六真是個可憐人，他這句話真是由衷之言。一七九〇年，莫理斯致書於華盛頓說道：『路易十六是個慈祥厚道人，是一個絕好的太平宰相。』有一位歷史家接得好，說道：『可惜他的乃祖乃父，遺下一個革命給他。』這種勢不可當，鋒不可撓的革命，假使路易十四看見了，也要有點望而卻步的。路易十六懦弱無能是有的，但是我要說句公道話，要可憐他，到了他在位的時候，劫運都一齊來逼壓他，他也無法可施。我們還要替他說句好話，他始終不肯令百姓流血，寧可從容就死，流他自己一個人的血。讀者後來看他死，他是很能犧牲自己的，很有可以稱讚之處。我們固然是該可憐他，但是事實卻不能隱。

在作者的眼光看來：我們要一個國王，不是要他死得名貴，是要他管理國事，王后常常喚他作

可憐人。一七八九年，人人都說國王是個慈愛人。拿破崙有一次寫信給他的兄弟說道：「百姓們若說國王是個慈愛人，這個國王，一定未曾把國治好。」

一七八九年法國的確是未曾治好，路易自己也不曉得他自己要什麼。有一個人說道：「路易第十六見了人，就要問有什麼好法子？有什麼辦法？我該怎樣辦？」他曾經轉託馬爾最弗（*Milfort Herbes*）問從前的一位大臣里發洛爾（*Elvrol*）應該怎麼辦？那位大臣答道：「你既然登場作國王，就該唱國王的戲。」但是路易第十六是絕對作不到的，因為天生他不是個國王材料。

（四）王后馬利安推涅特 若是路易第十六不是個國王材料，那末王后馬利安推涅特（*Marie Antoinette*），她總可以唱國王的戲了。彌拉波說過的：「路易第十六左右只有一個人，就是王后。這位王后相貌長得很美麗，性情又是很驕傲的，原是可以作點大事的，可惜她幫着忙把路易第十六毀了。批評她的議論很多，有說好的，有說壞的；但是說她好的，說得太過，說她不好的，也說得太過。可惜她這個人欠的是謹慎，不會打算，更有一層的短處，是不能忘記。凡是一國的國王，若是有人得罪過他，他終身都不會忘記的，這個國王，就不能治國；但是卻不要像路易第十六那種過於

寬縱，容易忘記，要有一種有條理有規則的忘記。王后這個人，既不能忘記她的仇敵，又不能忘記她的朋友，是一個恩怨太分明的人。在平常女人，原可以算作好處，若是一個王后，有了這種性情，就有大危險；況且她的朋友，還恃着這點交情，去作壞事呢。

廷臣們，王族們，很攻擊他，很毀謗她，她很被他們中傷。她天生是個驕傲人，本來是能相信人的，因為受了許多攻擊，就變作很悻悻，很失意，對待人是驕蹇到了不得，這就把她毀了。拉非厄特（Lafayette）說：「她能够抵抗危險，卻不推倒危險。」她對於路易第十六不能說沒有潛力，但是不能有一定，有時行得通，有時卻行不通。她只能強逼他動，王后自己以為能使路易第十六出大力，但是可惜無毅力作到底，就未免變成一種無意識的暴躁舉動。

（五）王弟布羅溫斯伯爵 路易第十六的兄弟們又不能幫忙他的；王弟布羅溫斯伯爵（The Comte de Provence）將來是要作一個奇特的國王。這時候不過還是一個好說俏皮話，好耍小聰明的人，多少有些哲學意思，很相信王室有無上威權，比相信上帝還要利害。第十八世紀的思潮，他也沾上多少。後來有一天，芮克把他的俸裁減了好些，他就立刻變了腔調，主張反抗，卻是一

種陰謀詭秘的反抗。他的心地，遠不如乃兄；但是乃兄的聰明，卻遠不及他。路易第十六並不十分喜歡他，不相信他；更覺得他的貴弟，有點看不起他。

(六) 王弟達多亞伯爵 還有一位王弟達多亞伯爵 (The Comte d'Artois)，比布羅溫斯可愛得多。這一位相貌既好看，人又來得活潑漂亮，也有勇氣。遇有大事，很肯拔劍向前的，可以算作一位壯士。他與兩位阿哥不同，是一個好鑽脂粉隊裏的人，又自名英雄，動不動就要講打講殺；但是他頭頂白鳥羽的軍冠，只在維爾塞離宮的御花園裏搖擺擺罷了，在別的地方，卻看不見他。當革命的時候，他嘴裏不離說拔刀護國，卻向來未見過他的刀子出過刀鞘。他既是有這種性情，故此只聽見他常說反對革命的話。對於王室只是有害而無利，他常時口出大言，偶然也還能够多少鼓舞路易第十六的精神；但是左右的人聽見了，都覺得有點難為情，很討厭他。他的態度，是很激烈的，他的腦海裏卻沒有多少東西，若是同他籌劃國家大事，是有極大危險的，若是聽了他的話，不曉得要鬧到什麼地步？若是不聽他的話，請他遠遠的走開，他是要亂說話，生出危險的。

這幾位都是親貴，路易有時偶然也同他們商量，他對於一班大臣，也是這樣，不過也是偶然碰

巧有個商量在一七八九年的時候大臣們總勸路易不要聽親貴們的話他自己卻永遠拿不定主意，究竟是聽親貴的話好，還是聽大臣的話好？這就是路易第十六最吃虧的地方。

(七)宰相芮克 一七八九年五月間有一位議員說道：「內閣就是芮克，什麼事都在芮克一人身上。」

芮克原是日內瓦一個銀行家，他的祖宗原是勃蘭登堡(Brandenburg)人，此人以銀錢可靠，及營業得法起家，因其辦理銀行有效，以為亦必能救法國，使不至於破產。

他卻憑輿論得入政府的，一七八一年他退位，國人都很可惜他；一七八八年，他又入政府，國人自然是很歡迎的。其中卻另外還有緣故，因為他從前在他的銀行樓上開了一所好像招賢館，專歡迎敷衍一班哲學家；哲學家有時卻很感謝他這番美意，故此在一七八一年把他架弄入閣，一七八八年又運動他入閣。

但是他並不是個政治家，一年之後，穆內就說道：「以他的知識及他的人道主義，同他辦事極有條理而論，在太平時候，很是一個好宰相；但是這時候是黨爭最烈的當口，他就很缺少對付的本

事。」他所差的，同路易第十六一樣，就是無決斷。又有人說他既不曉得他自己能作什麼？又不曉得他自己要作什麼？更不曉得應該作什麼？這是彌拉波批評他的話。彌拉波原是芮克的仇敵，所說的話，有點不公。芮克何嘗不作過一件事，但是只這一件事，如何能够支持當日的危局呢？他所作的就是先要整頓財政，既要整頓財政，就不能不招集國人幫忙，連第三級的國人也要請來商量。其意是要整頓一切免稅免課的利益，要通國的人一樣的捐納，只要一旦改良，使國帑有着，不必再事更張。有一個人說道：「他的意思的確是造成一個爲民父母的政府，所有國家收入，歸一個頭等財政專門名家管理，聽命於一位最聖明君主之下。」

彌拉波說他是個「走得太慢的鐘表。」即在一七八八年而論，已經是來不及的了。

他有一樣大毛病是太過審慎，遇事不能撒手，這原是銀行家的習慣；他的女兒得斯塔厄爾夫人 (Mrs. de Staël) 是最崇拜他父親，有時崇拜過火，未免爲人所笑。他的女兒也不能不說他父親寡斷。他的條陳何嘗不是很好的，但是遇着突如其來的事變，或是從旁襲擊的事變，他就對付不了。國王同議會都曉得他有這種弱點，故此馬勞脫 (Malouet) 說他道：「他若是被人激惱了，就手

足無措，不能辦事。」他又有胃病，凡是一個人要當領袖的，有了胃病是不成功的。

一七八八年，他再入閣，以為是不過要對付財政；其實不然，要對付的是革命。他請路易第十六招集議會，還當是銀行開臨時會議，請股東來商議的辦法。

一七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開御前會議，議他的政策，結果是贊成的。只有兩位反對的，有兩位不在場，有五位贊成；這一贊成，就算是路易第十六摔他的王冕了。

這總算是主意定規了，辦法卻未定；路易同芮克都不是對付眼前危局的人。據事實上說：這個政府的確是一個操守最好的政府，是法國向來所未曾有過的。毋如其不能對付危局何？



第五章 選舉及申訴書

(一) 國王是國人之良友。這個政府的意思，的確是很誠信，很大方的。一七八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政府頒發於各長官全部章程，章程之前，有一篇文誥，其中有云：「國王決定招集全國議會，以宮廷為會所，並非有阻礙議會進行之意；不過表示國王之對於國人，是個良友之意。」這一句話，很能夠感動國人，故此民間所遞之申訴書（即訴苦書）有許多都引這一句話的。

我們試看了這部章程裏頭說些什麼要緊話？內裏說的是納稅要先得國人許可，議會是按一定時期招集，規定預算，政府諸部長，無任意動用國庫之權，廢除詔獄，國人都想個人自由，議會規定言論自由章程，創設永立之省議會。還有最要緊的兩條：一條是定憲法，一條是納稅平等。只要行得通，這是極好的章程。

但是關於如何投票議決，卻未說到。芮克的條陳上，是請享受特別利益的那一階級的人，承認

計算人數的辦法。國王亦說過，盼望他們爲愛國起見，解決這一條的辦法。國王的意思，是看得清楚的。

(二)要國人遞正式的訴詞。還有一層：國王所有的國人遞正式訴詞，分階級投票議決，貴族自有貴族的向來辦法，教士們的人數已經增加了，凡是教區的牧師，都在其內。御前會議議決案內還說道：「你們牧師終日同窮民們接近，賑濟他們，你們是深知他們的情狀的。」

平民們好像是得了通選權，凡是到了二十五歲的人，只要稅冊上有名的，就有投票權。有一位歷史家說道：「這不過是一種陰謀詭計。」當時的用意，不過要大多數的愚民來壓有知識的中等國民。但是這句話是不甚確的，因爲這些年來維爾塞離宮所好讀的書，不是陰謀家的書，是盧梭的著作。路易第十六及芮克既然要國人個個都有投票權，我們曉得他們的意思，以爲人人都是好人。我們只曉得當時中等國人是極不願意這樣泛濫的投票權，程內並不願意這條辦法。

(三)選舉議員。若要把這次選舉說清楚了，要另外寫一本大書。因爲這件事不獨是一件極大的舉動，其中的情形，又實在是太過紛亂。這是第一次選舉，那裏像是我們現在選舉那樣有規

則呢？大多數部分都是在里甲的公所決選，也有複選的，也有作三次選的。

一辦選舉，纔曉得國裏處處都有亂狀；同在一區裏頭，這一保同那一甲爭，辦事人個個都要爭作會長。

那位管御金的大臣曾經說過：「叫辦選舉的人員，不要運動有選舉權的人，也不要干預他們的選舉權。」但是這一次的選舉，很危及政府。

政府如何用壓力，卻是找不着憑據，若是有用壓力的話，大抵都是地方上貴族們的長吏用的；因為他們自己很想當選，他們卻很有維新的意思。有人說過：「這些官吏們，平常對於社會上的事，雖是很慎重的，當了會長的時候，卻很發表維新意思，反對專制。」

在事實上論：政府對於此次選舉，確是並無競爭，但是競爭者則大有人在。（向來都無人知有此種情形，新近數年始查出當時實有此事實。）我們若是讀從前所著的革命歷史，那些陳舊歷史家，以為這幾百萬有選舉權的百姓，是暗中有鬼使神驅，叫他們去會場投票的，並未受有什麼政客的运动，以為鄉下的老百姓，同中等國民及小牧師等，暗中若有神助，叫他們發表一致的願望，同用

一樣的文字達意的。

(四) 訴呈 有許多考據家，很研究過當時的訴苦書。此等歷史家都說：「即使當日無集中的大機關運動選舉，當地是一定有機關的。」勒索脫 (Lescot) 和西 (See) 謂布勒塔尼 (Brittany) 省確有半官式的機關，他省亦有。當時有人分派所謂格式，全國都分派到了。此外奧爾良 (Orleans) 省，還有所謂十要則等等，到處派送。

分送這種格式，是要花許多錢的。到底是誰花的，錢辦這種宣傳的呢？又是誰作的呢？這種問話，作者實在是答不出來，簡直是無從查考。有人說：「政府雖不干預選舉，卻間接的叫他人干預。」到底是誰辦的呢？

自從一七八九年一月起，民情就是異常的激動。作者就在這裏推求當時會議的情形，各分區的會議場，也有在聖器房的，也有在教堂裏的，還有在墳地上的，好像是要請死者也發發議論。他們所議決的訴苦書，有些是很有理由的，有些是很不相干的，有些是很可發笑的，有許多是極其慘慘動人的；他們議好了，就送交小官吏們，經他們辦好了，再送到政府。

(五) 布勒通地方的會員 布勒通(Breton)地方的各分區，共總有八百個會員。這八百位會員，似乎是很盡忠於路易第十六的；因為他們恭祝今上的萬壽，喝了許多酒，喝得太多了，明白人見了，都很討厭他們。這些酒同那裏貴族的舉動的效果，就發生布勒通會員的暴烈舉動。故此他們一到了維爾塞離宮，就發起一個政黨會，就叫作布勒通俱樂部。

這八百個會員有三個為首的：一個名叫隆舉伊內(Janjuinais)，一個叫得斐蒙(Defermon)，一個叫勒沙普利爾(Le Chapelier)。這三個起程的時候，滿肚子裏是怨恨享受特別利益的貴族們，第一位其後在路易第十八的時期封了伯爵，入了貴族院；第二位其後在拿破崙時代入閣，亦受封為伯爵；只有那第三位太可惜了，不到幾時，就登於斷頭臺。

教士們的議會所發的議論，是極激烈的，恐嚇的話很多。在里曼(Le Mans)的會場，他們不許主教開口；在亞仁(Agen)的會場，他們把總會堂的牧師關出會場；在波亞疊(Poitiers)的會場，大教士們看見情形不妥，都退了會。從這種會場，要選出二百零八個教士的代議員。

(六) 彌拉波之被選 最要緊的是彌拉波伯爵被選這件事：這個彌拉波魄力是有的，性情

是有的，曾經運動政府要當貴族議員，芮克不答應，當地的貴族，又把他開走了。他自然是滿肚子的不高興，只好跑開，運動當第三階級國人的議員；他所發的議論，是很能動聽的，他要人家都曉得他是政府及貴族所最反對的人。他對衆人演說，常說道：「他們都喊我作瘋狗，我也許是個瘋狗，但是你們只管選舉我，自然能够把什麼專制，什麼特別利益，都咬死了。」故此有好幾處地方，都爭着要選他。

他到了許多地方去運動，去演說，無處不得勝利，結果有兩處都選舉他。於是以一七八九年四月，就跑到維爾塞離宮，他因為民衆都非常歡喜他，裝滿一肚子氣忿恨芮克，忿恨貴族的惡意，是令人可怕的；他十分得意，以為這一去，可以把一切他們妒忌他的心，同政府的威權，一齊推倒。

那時候被選的，有穆內，巴那甫，隆舉伊內，拉法夷脫，刺寶特（Rabant），西耶士，彌拉波等等。其中也有相信可以有爲的；也有是志高氣揚，要作大官的；也有很有實在本事的；也有不過是空有虛名的。選舉了這班人，自然是件要緊的事，但是尤其要緊的，是他們都有輿論作後盾，有許多民衆作後盾；這班民衆，是要同這班議員闖進維爾塞離宮的。

(七) 訴苦書 作者要說說這些訴苦書了。據說貴族、教士、平民所遞的訴苦書，共總有五六
十萬件。現時還有一班很能吃辛苦的人，在那裏研究這幾十萬件的訴苦書。現時已經刊布者不過
幾百件。作者提及訴苦書，不能當作一切都研究過的結果。

有一位很有知識的人說：「這些訴苦書，的確是發表無以答復的法國通國人的意思，同他們
的欲望。」有些歷史家看得是很不相干的，有幾位很不以革命為然的，看作是一派亂嚷。

這句話卻是說得去的；我們要曉得：凡是個人對於其所受管轄之下的政府，是永遠不能滿意
的；假使是一個天下最良的政府，若是叫他們訴苦，他們一定是有苦可訴的，並且還是大聲訴的。即
使以現在而論，若是叫民人訴苦，他們自然還是說不好的。

但是我們試看他們百姓們選舉了代表，要他們代表替他們說些什麼話呢？看看鄉下的種田
的人，他們滿肚子都是要說鹽稅，他們的鴿子，兔子同苛稅教捐的話。又看看作小買賣的人同小牧
師們要說什麼話？他們這幾種人除了訴苦之外，還加上要求設立代議院，還要求立憲法。雖說是有
些種地的人，都是自己作的訴苦書，但是文章作得又好，各處的訴苦書，又是大概一致，同說那幾種

的話。作者實在是難以相信他們會引古羅馬的大政治家的話，放在他們訴苦書的第一頁上，作個大題目。

況且對於幾個要點，不獨平民的思想是一致，連貴族教士同他們都是一致的。作者且把他這種意思說個大概。

所有這三個階級的國民，原該是國王的忠僕；但是他們對國王說的話，是願意國王作一個法國人的王。

他們又願意立憲，卻並未說明是要立那一種憲，不過規定：（一）要擔保個人自由。（二）不許再有詔獄。（三）不許再有國監獄。（讀者宜留意此兩件只與貴族們有相干，與其他兩階級之國民不相干。）對於言論自由則不甚能一致；對於設立議院，亦無一定辦法。

要求納稅平等卻是一致的；有些教士要求省權平等，第三階級及有些享受特別利益的，都要求個人平等，有些貴族要求清理國債的，有人要求廢鹽稅，有人要求廢他種苛稅，若是不能廢的話，要求納稅平等，毋論貴賤，一體繳納。

他們還要求改良司法，盡除一切惡習。教士們的訴苦書說的是「司法不良，即使是極有理的事，也不敢去打官司。」又要重定司法區域，更要廢除賄買司法差缺；因為有錢就可買司法官做，國裏就有幾千個無知無識的司法官，專一損害百姓財產名譽。

這三種階級的國民，（連教士在內）有時還很反對君主同教王所締結的條約，有許多要求主教選舉。教士們最反對的是教王干預教事。貴族們還說三級國民儘能管理宗教紀律，貴族同平民又一致（教士除外）提議，提教產辦公益。又有些人要求廢除僧制。由此可觀第十八世紀哲學家之影響於當時的貴族。

但是各階級有各階級的苦，因為這個緣故，故此往往不能一致。至於通同投票議決這一件事，貴族中就不能十分一致。有人研究過二百件的訴苦書的，只見有三十九件是正式請願分階級投票的，十九件則主持特別議案不在其內，有二十四件是主張三階級共同投票。

下級教士則注重限制主教的權。讀者要記得此一問題，是在主教面前辨駁過的，就可以見得這時候反對主教的人很有勢。

最要緊的還是第三階級國民的訴苦書，最緊要，又最爲繁雜；因爲毋論什麼富人，貧人，市僧，鄉下的田主，或是農民，窮苦的鄉民，都可以說話。作者只能撮要說說。作者曾經說過，他們的訴苦書，有引古時羅馬大政治家的話，也有不過訴說關於結婚的事，及喪葬的事取費太昂；也有要求良心自由的，也有要求廢除一七八七年的上諭，因爲過於優待非天主教的人。有大多數的人要求普選權的，有的說是倘若議會不能自由行動，就不要普選權；有的是簡直不要普選權，有的是要一個有憲法的君主制，有的是只要修通道路，有的要從根本上起修改宗教制度。還有的說：「國裏的教員實在是太少，要穩婆入學校受教育，以便可以教孩子們讀書。」

對於要緊問題，如同廢除享受特別權利，改良稅法，廢除封建的利益，田地自由，免收教捐等等，卻各處都是一致的。有一處的訴苦書的結論說的是：「倘是毀滅了封建制度，我們都可過歡樂日子了。」

對於實業上，城市的意見不同；有人曾經討論過六十件的訴苦事，其中有四十四件是要求自由的，有七件要求改良的，有十六件要求保存工人團體的。所有大城市都要求這一層，卻毫無社會

黨的思想，大家是還承認財產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只有對於享受特別利益得來的財產，他們當作是霸佔得來的。

(八) 大眾的要求是改良。大眾普通的要求，都是衆口一詞的要政治改良。惟是政治已到了陳腐的極點，一說到改良，就是引入革命的路上。有許多人卻是不願意的。當日只要能改廢了封建制的特享利益，廢了苛稅，至少也有四分之三的人也就能够滿意的了。有多數的市僧們就說道：「我們一定要立憲，若不立憲，毋論什麼重稅，什麼特別利益，都廢不了的！」他們於是打定了主意要立憲。

於是立憲就成一七八九年的目的。

是年四月底議員們坐了馬車到維爾塞的時候，人人的皮包裏頭，都有一件立憲的提議。於是法國的大路上，就有這一千六百個議員都向維爾塞西走。內中有大貴族，有面目粗俗的小鄉紳，有關教士，有窮教士。這班窮教士卻打定主意，不要上大主教的當。還有各處來的律師醫士，外面是非常之驕蹇，內裏卻是非常之害怕，打算要改良國制。還有農民打算要爭得田地自由。

四月底他們到齊了，他們還未到的時候，宮庭裏的人，那個不笑這班議員。

(九) 議員齊集維爾塞 誰曉得這就是山上的一條大冰河，要壓在國王身上，把他打倒了。這時候有許多人還是發笑！芮克心裏就很有點不安，覺得這種大舉動很可怕。他在馬羅厄特 (Malouet) 面前就流露出恐怖的樣子。趕快去調軍隊：四月十五日就有一萬兵向巴黎而來。試看當日的情形，軍隊是不能不調的，因為二十七那一天，巴黎附郭的聖翁團 (Saint-Antoine) (工人所居之區) 地方就有聚眾起事，流血的情形，就要調馬隊來彈壓。市僧議員聽了就有些害怕，在維爾塞大街上走來走去，三五成羣的私議。

因為這羣可憐蟲，(指工人) 殺死一個開小鋪子的，市僧們就很生氣；這時候他們不獨並不看不起芮克，更覺得在這個當口，非芮克不可。

但是並非人人有這種意思。路易第十六看見有這種的鬧事舉動，也恐怖起來，又受了貴族們的責備，就傳諭一位老臣入朝，請他作宰相。那個老頭子以為太遲了，來不及，力勸路易留住芮克。

這正是危急存亡的時候，國人所要求的原是一種革命，可憐這個維爾塞政府，一點辦法都沒有，聽見「改良」兩個字，就嚇縮作一團，能够不失敗嗎？

第一卷 議憲會

第一章 議會（一七八九年五月至六月）

（一）在維爾塞之議員 五月一日是個星期五，維爾塞地方就大熱鬧起來。人人都要看國王宣諭威嚴。有許多騎兵護衛着四名宣諭官，去到寬大的地方就停住。宣諭官就宣讀上諭，定於五月初四日開議會。

有許多議員是無事可做，已經很有點不滿意。因為原先是定於四月二十六日開會的，等得已經很不耐煩，三五成羣的去拜謁親貴，拜謁大臣，親貴大臣們並不怎樣歡迎他們。

五月二日，路易第十六在宮裏召見國民代表，那平民的代表們在一間大廳裏頭，擠在一個柵欄中間，足足等了有三點鐘之久，被那班廷臣們冷眼看了許久。後來好容易一個挨一個的魚貫而

入，算是到了國王的面前。那時候路易第十六是站在兩個兄弟中間，對着那平民代表，毋論那一個是不說一句話，每個代表對他行過鞠躬禮，都向右轉彎。只有有一個神父名叫機刺德（Gerard）的，穿了一件鄉下種田的衣服，算是特別邀寵，路易第十六說了一句道：「好人，你早嗎！能够得國王這樣謙恭屈節，這位神父自然以為是不勝榮幸之至，有許多人都同他賀喜。所有的代表出宮的時候，神經都有點不安，他們一番的高興，就如同冷水澆背一樣。

（二）五月四日之宗教式遊行 五月四日的大遊行所留的印象，較為好點。這一天是一種宗教式的大遊行，宮庭裏的人，及三個階級的代表，都在其列。就引動了巴黎城裏的人，都跑來維爾塞看熱鬧，居民的樓窗出貨給看熱鬧的人，每間樓窗要租三個金錢。宮庭裏的人，打扮得異常的好看；路易第十六穿上宗教式的大禮服，王后是滿身的珠寶，隨從人等華麗非常。貴族代表穿的是通身緞金衣服，戴的是白鳥羽的大禮帽，高等教士穿紅袍紫袍。只有牧師們及平民代表都穿的是黑衣服，只看見一團黑，分不清那人是那一個；因為牧師們穿的是黑色教袍，平民代表沒有法子，雖然心裏很不高興，也只好一律都穿黑色衣服。代表們在聖路易大教堂足足等了三點鐘，等候國王駕

臨有一位代表等得不耐煩，首先口出怨言說道：「一個人不應該叫全國的人等他一個。」多爾良公爵 (Duc d'Orleans) 事前在公園 (舊的御苑) 商量好的，要惹人注目，不隨宮庭大衆進來，作為代表進來。代表們見了，大聲稱讚，等到衆人歡呼喝采歡迎王后的時候，有人喊「慚愧！」等到國王及親貴進來的時候，誰也不響，毫無歡迎的意思。代表們手中拿了蠟燭，只像是送殯的。

於是排列遊行，華蓋的四角是四位親貴，我們讀這四個人的名字，就激動起我們記憶國內六十年擾亂。一個是柏立 (Berry)，一個是翁季盎 (Enguien)。這兩個裏頭，第一個是被暗殺送命，第二個是被拿破崙槍斃的。還有兩個，一個是翁谷雷謨 (Angoulême)，就是後來的路易第十九；一個是沙脫爾 (Chartres)，就是後來的路易腓力 (Louis Philippe)。

主教拉非耳 (La Furo) 說教講經，很教了宮庭一頓，代表們喝采，王后咬了一次牙，路易第十六卻睡着了；若是他聽見了卻不好，還是睡着不聽見的好。路易是不該睡着的，若是不睡着，就許當天把這位主教闕回去，讓他咀嚼教訓宮庭的危險的滋味。

好在路易睡着了，醒了的時分很高興，滿臉笑容，可以當作很以主教為然的解說。代表們看見

路易這樣高興，也自然高興，以爲路易是要挽回他的地位；主教說了好些百姓困苦的情形，他是能領會的，是無疑的了，到了明天開會的時候，他要指明如何補救方法，第一步要吩咐三等階級的代表通力合作，使全國共受其益，是無疑的了。五月四日晚上，維爾塞地方懸燈結彩，慶祝一番，人人心中裏都以爲這件事體，是大有把握的了。

(三)第一次開會在消閒堂 第二天早上代表到進了宮裏的消閒堂，這就是第一次製造革命的地方！第一件事是先點名，共總是一千七百位代表，點到下午一點鐘纔算點完。

到了一點鐘，路易進來，人人都站起來，人人都脫帽；王后隨着進來，坐在國王旁邊的一把交椅上；在他們身後，站立的是大臣們，管御璽的大臣，穿的是紫袍，路易坐下並不脫帽，讀一篇極長的演說詞，他讀得很響亮，所說的大抵皆是君權的話，還說他雖然召集議會，但是應該議什麼問題，一切都歸他作主。又說財政一定是必要整理的。他所說的話，大概是如此。議過之後，是不是議會按期開會呢？是不是按人數投票議決呢？這兩個問題，卻沒有人曉得。路易只表示意思，說他對於國人的感情甚好，可以擔保他們，凡事都儘有希望。這些話都是很空泛的，同從前痕立第四對國人說的話，相

差太遠了。一五九三年，痕立第四說的是：「我請你們來，我原是要聽你們有什麼說的，原是要聽你們的話，照着你們所說的話去辦。……我親愛的你們，我只有兩個志願，一個是解放法國的束縛，一個是恢復前狀。」假使路易第十六也說這樣的話，自然國人歡聲雷動了。

喝采的聲音不是沒有，那位管鹽大臣好像是答應些好處，說的是所有一切爵位，都變作國民納稅平等，所說的原是不錯，但是他說話的聲音太低，有許多人簡直是不聽見。

芮克演說了有兩點鐘，說得不好，代表們大失所望。國人原是很相信他的，故此他一開口，衆人都喝采；他初時還說得有點精神，隨後就有點疲倦，末後他就交給一個小官吏代讀，說得太長了，沒有一個人滿意。有一位不滿意他的議員說道：「他並無一字說到立憲，看他的意思，似乎是主張分開代表階級；他所上的條陳，張大其詞，令平民誤會，現在所說的話，未免同他從前所說的話大相矛盾。」

四點半鐘閉會，大衆雖然覺得失望，也還能勉強湊起來喊一聲「國王萬歲。」王后有好幾個月來沒得百姓們歡呼，這時他們卻還歡呼他。平民代表們雖然見國王尚未放膽解決幾種問題，還

當作是不過一時拿不定主意，總還希望不難解決。有好些卻是非常之悲觀，有一位說道：「我們從此就開仗了。」

五月五日這一天，路易第十六既不能作橫蠻之路易第十四，又不作收買人心的痕立第四。

當國的人不獨對於小事無遠見，對於大事也毫無遠大見識。他們作錯的事是很多，其中有一件就是替第一第二階級的代表預備好了地方，讓他們分階級議事，卻不管第三階級的代表，隨他們在會場內一間公用的大廳裏。他們卻很喜歡的，因為這纔像國民會議。

(四)五月六日會議 五月六日早上九點鐘，他們都齊集，有一會子大眾都有點心忙意亂；但是大多數的人以為國王既未公然反對按人數投票的辦法，他的私意一定是已經默許了，只要稍為加點強逼，一定是肯答應的；既是這樣，自然就該用點壓力。但是平民代表有五百人，既無領袖，又無善於辭令的人，都不能人人彼此意會。惟是當時的代表卻有一種一致的思想，就是要三個階級的代表合併起來，作為一個議會。故此暫時先不成立第三階級代表團，第一第二兩階級也許用不着第三階級去強逼他們，就能決定先調查三個階級的代表權，既是這樣，不如姑且等等。

過了一會子，就有人來報告消息說：「第一第二兩階級的代表中富于維新思想的，曾經有過這樣提議，都被否決了。」但是第三階級代表並不灰心。當時在貴族團裏頭贊成此條提議的，在一百八十八個代表中只得四十七個，在宗教團裏頭二百四十七人裏頭卻有一百四十四個贊成的，只差十票，就可以打勝仗了。

惟是馬羅厄特卻是願意循守舊章。代表們看見當時的情景，正在十分爲難，個個都糊塗了的時候，忽然有一個面貌極其難看，滿面怒容的人，挺直牛頸子，兩眼冒火，跳上講壇。有許多認得他的，同時喊道：「彌拉波！彌拉波！」他是一個倒霉墮落的貴族，市僧們不相信他，杜蒙說他是個丟了臉面的人。五月五日，他按他平民代表的資格，坐在第三級議員席中，市僧們還嘶了他。這一位代表是古時希臘有名的平民代表革拉契（Gracchi）兄弟的派頭。他是向來最佩服這兩位古時的大英雄。貴族們既然是不承認他，他自然是不能容貴族的。他是看得清楚，第一第二級代表團裏頭既已分裂，第三級的代表團，只要憑着頑固堅定力，自然就可以打倒他們那兩團。

穆內曉得彌拉波是個專制的性情，不甚喜歡他。難道第三階級的代表團，就被這個人所利用

麼？

穆內於是引誘他們議決，說他們是奉過命令去伺候那兩代表團的，並勸他們同那兩團聯合，自己就願作領袖，帶領他們。

教士們也歡迎這個條陳，牧師們內裏也有幾個贊成穆內的，演說了好幾點鐘，大教士之中也有六個贊成的，有一位道德很高當了六十年高等教職的老教士，也在其列。於是指定幾位委員，預備把答覆的話送去。

貴族們是一味的多禮，有幾位陪送穆內們出門口說道：「我們的心是跟着你走的。」

(五) 第三代表團不肯成立 第三代表團專在那裏等，並不指派會長，打定主意，一定等到他們那兩團到了大會場，他們纔算是成立。等到派來的教士們來送回話，說是他們不肯來，平民就要請他們坐在他們原有的議席，同聲喊道：「你們的議席全是空的。」第三代表團抱守他們的政策，一毫不讓步，手段又靈敏，更現得第一第二兩階級的代表們手足無措，毫無辦法，亦現出政府的政策太過庸劣了。

(六)調停 據事實論，政府此時是躲在幕後，大約是因為看見代表們的趨勢很可怕。現在看見他們三團不和，正要趁機會借詞解散他們。一連有十日，這三代表團的使者彼來此往，商量調停，令人看見未免要問一問，當時究竟有無國王，有無大臣，有無行政機關？

這十天很是個極要緊的關鍵；三代表團是忿恨之極。十天過後，政府提出一個調停辦法，由三代表團派員互驗權限。假使提議在早，也許三代表團還可以答應；這時候已是太遲了，不肯照辦。

國王的左右借口三代表團不答應的話，作為他們有意謀亂。路易這時候拿不定主意，就任親貴們擺佈。(所謂親貴指王后及王弟達多亞伯爵，他們這兩個人向來是不對的，這一次總算是能够一致。)六月九日太子死了，國王很憂愁，不在宮裏，到了別的離宮；但是還有人還是常常的教訓他。有一個對他說：「第三代表團反對憲法，一定要他把他們壓服下來纔好。」六月十四那一天，平民代表中有一位資格在先的，名叫巴宜(Bailly)走去見國王，親送一張解說書。路易接待這位代表很無禮，聲色俱厲的(他一動心的時候，是向來如此的。)說道：「我要看看這張說明書，我將

來自有話答覆你們這種無禮的辦法。」平民們聽了，很不高興。

他們很相信，若是行政官不來干預，他們一定可以得勝的。其實那個時候，那兩個代表團是日見其不和，其所謂四十七人，很有貴族們附和，他們自然就有大多數本來日日都在那裏說「拔劍決勝負」的，自然是很生氣。那些守舊的教士們，更鼓勵他們這種思想。教士代表團的首領紅衣主教拉洛士佛科 (de Larochefoucauld) 於五月三十日接見貴族代表團派來的委員時候，就對他們說道：「當日建設教堂及保護教堂，原是你們的乃祖乃宗，現在你們該要保護那個國了。」但是這時候有些高等教士們，原本是反對組合的，現在要找個調停的辦法，小牧師們此時只是一味的大發其怒。有一次，有一位方丈（借用）在那裏罵平民代表，就有一位小牧師就要攔阻他，不許他開口。有一天，有一個小牧師對一位方丈名叫摩里 (Maurry) 的（他是巴黎學會四十個會員中的一）說道：若論到學問，我們鄉下裏的小牧師，許比不上學會的會員；但是小牧師們，卻還有鄉下人的常識。牧師中有一個名叫查勒特 (Jallet) 的，他是領袖之一，很當面挖苦主教們一番。說道：「貴主教們要知道在這個地方，我們都是平等。」那位最粗野的格里瓜 (Gregoire) 每天晚上，總要招

集六十多個有民治思想的教士們，在那裏想法把宗教代表團分作兩派第三階級代表團很曉得他們內部的分裂，故此膽大，一天比一天大。

(七) 巴宜及西耶士 五月二十五日，巴黎代表（個個都是到底維新派）都到了，第三級代表團從此增加勢力。爲首的是一位老學者名叫巴宜，他是三個學會的會員，又是個有名的天文家，可惜他不久就要跌落井裏去了。（引用伊索寓言，譯者註）但是他卻不及西耶士方丈那樣動人的好奇的心。這位西耶士原是宗教團裏頭的，他卻同彌拉波一樣，不當教士代表，當了平民代表。有許多平民代表當他是個先知，當他是個神人，頭上有光圈的。他曾說道：「你們問第三階級是什麼嗎？毋論什麼，都是第三級！」一切都是第三級作主。他若是說一句不必這樣擡舉第三級的話，人家已是很歡迎他的了。他現在說這句話，自然更加歡迎他。這次到來，自是很有把握的，看着自己是個教王，又是個哲學家。作者這本歷史，自始至終都常說到他；他總不離這兩種派頭，自己看得重大到了不得，很有威望兼帶些祕妙不可測度的神氣。他這是第一次來到，好像就要揭開天幕。

當時原是彌拉波告訴議會，說是六月十二日，有一位巴黎代表，「要來發表一個極重大的

提議。西耶士來到是很嚴肅，是很鎮靜的，宣讀他的提議，就是修書給那享受特別權利的兩個代表團，作最後的宣召。他們前來與第三代表團聯合，因為那兩團無代表到來，第三團就可以不必理他，只管自行決議，審查所有代表的權限。

貴族團接了通知之後，即開會議。反對的是一百七十三票，贊成的只得七十九票；宗教團滑頭，並不即時答復。到了六月十三這一天早上，平民代表團看見那兩個享受特別利益的代表們，還是完全缺席，未免有點着急。

(八) 宗教代表團與第三階級代表團聯合。忽然聽見門外有大聲喝采聲，原來有三個小牧師都是從波亞圖(Poitou)來的。一位叫拉栖斯烏(Lecesse)，一位叫巴刺得(Ballard)，一位叫查勒特(Jallet)，投到平民團來。查勒特首先說道：「我們為正理的燭光照導，我們熱心於國事，我們又為良心所激動，特為到來與同胞們聯合一致！」於是歡聲雷動，居然有感動到流眼淚的，許多人就同這三位小牧師相擁抱。這三位不過是鄉下裏的小牧師，原算不了什麼；然而這次的舉動，卻有極大的關係，隨後一定還有仿照他們的榜樣的自來投到。總算是享受特別利益的礮臺被

攻破了一個角，並且還可以證明國民代表是在這裏，不是在那裏。果然到了第二天，又來了九位宗教代表，平民代表自然是異常的歡迎他們，這就是革命的第一步，總算是革命由牧師們發起，可惜後來這個革命，卻把牧師們全毀了！

自從這數天起，平民代表們的膽子就大起來，什麼事都敢作敢為。十五那一天點名，有十五個教士應名，平民就自視爲國民的惟一代表，卻要行正式禮節，證明實在是國民會議。十七那一天，有一位代表就提議稱爲國民議會，根據發明一絕大理由，說：「不必聽候國王批准；難道當日美國獨立，還等候英王批准麼？」讀者看這兩句話，就曉得此時叛亂的進步是很猛的了。這原是一句反叛的話！西耶士這個人很明白水到渠成的道理，他第一個先贊成這個名詞，於是大衆拍掌歡呼，就用「國民議會」四個字。他們卻還有點慎重的意思，同時還高呼「國王萬歲」。但是同時發生一個問題，國民既肯讓國王活到一萬歲，國王肯不肯讓國民議會存活呢？塔力藍（Talleyrand）自始至終都是個首鼠兩端的，他曾經說道：「我當天晚上就勸路易第十六懲辦這種大不敬僭越權限的事。」但是路易心理想，若是解散他們，他們不肯解散，又無法強逼他們解散，其中儘有多數代表

以爲一定解散的；有一位代表曾寫信告訴親友說道：「我們不久都要回家了。」

誰知並無什麼事體發生，他們到覺得詫異，自然膽子更大。十七那一天，他們宣布所有一切苛稅，雖說是違法的抽收，但是仍准其照常徵收，以至議會解散之日爲止。但是從這一天之後，所有各種稅捐，未經議會議決正式宣布准其征收者，立刻停止，不准征收。又派定四個委員團，分起處置民食問題，同管理驗權及布告會章起草等事，可見得此時雖革命很不遠了。

貴族團此時是大爲擾動，有一位貴族議員說道：「貴族們盼望同他們奮鬥。」很相信有一個妙法，把他們殺得乾乾淨淨。內中的維新派很同那絕無調停餘地的陳舊派，很有決裂的爭辨。小教派有一次派克勒芒吞涅耳 (Clermont-Tonnerre) 再同守舊派提議同平民代表聯合的事，有一位名卡紮雷斯 (Cavares) 的喊小教派作「逃兵潰卒」，梭呂斯 (Caylus) 立刻跳起來拔劍在手，所有小教派的人也拔出劍來，會長看見不妥，立刻散會。

原來同在那一天，教士代表團也在他們那裏開會，正在會議的時候，忽然有位主教演講了一篇激烈的話，主張聯合。十九那一天又開會議，要正式解決辦法，忽然他們會議地方樓窗大開，有一

個教士伸出頭來大喊道：「打勝了！打勝了！」這時候正是六點鐘，街上早已人山人海的，聽見這句話，歡聲雷動，連宮裏都聽見，街上的人歡喜若狂的，彼此擁抱稱慶。這次決議是投票多得一百四十九票，主張聯合，散會的時候，是更爲熱鬧。有幾位主張聯合的教士們，簡直的被街上的羣衆高擡起來，擡送回家，以示得勝的意思。被他們高擡起來的，共總有六位，都是主教，大主教同方丈。跟隨他們後面的，還有一百四十六位牧師，僧侶們。羣衆都大喊：「主教萬歲，」歡喜到流淚，手巾都全濕了。誰也料不到後來先奪他們的教產，三年之後，簡直是大殺教士。此外那些反對革命的教士們被人侮辱，只好跑去找國王，要求他保護教士及貴族。

當時有一位外國的大使說道：「十八那一天國王王后的左右，是無一個人不主張保護教士貴族的。」定下很嚴厲的辦法，開御前會議，請三個階級的代表們都到來，國王當面吩咐要他們分階級，各自開會。假使五月五日那一天行這種辦法，也許還有多少行得通，辦得動，到了六月二十這一天是太遲了，來不及的了；雖然相隔不過是六個星期，就好像過了一年的。

御前會議定在二十三，但是還曉得立刻還有駭人聽聞不合法則的事體發生，先要把會場關

閉了，等到二十三再說。於是二十早上，平民代表們跑到會議場一看，是大門緊閉；有人告訴他們說，是有人在裏頭裝修鋪排，預備二十三日開會議。這種孩子氣的辦法，激動代表們發生示威運動。

（九）球場改作會場 衆人看見這個情景，迷惑了一會子；忽然有幾個代表喊道：「我們都到球場去吧！」這一所球場，原是親貴有時打球的地方，離會場不遠。果然平民代表團到球場來，不到幾時，這個空曠地方就塞滿了人。衆人把巴宜舉高放在一張桌子上當主席，這位天文師的左右前後都被代表們包圍住，預備毋論何種極端大舉的事。西耶士的意思，是急於請他們先赴巴黎。穆內首先提議要代表發誓，不等到定好憲法立有穩固根底的時候不得分散，倘若爲環境所逼要遷移會場，大衆仍然是要聚在一處會議。這一個提議是人人歡迎的，人人都喝采，把這個提議寫出來之後，不到一會子工夫，代表的名字都簽滿了。後來穆內對人解說，是因爲過受激刺，故此有這個提議。不料三個月後，他入了反動派，前此他是莫名其妙他作的是什麼事。他原是一個深信維新的人，六月二十日這一天，他恐怕政府方面有不測的大舉動，故此提出這個辦法。這一星期內預議的教士們有十九位，今日簽字的有七位，會議場中並無一個貴族，亦無一個僧侶。當日有一位畫師作了

一副畫，爲的是配景好看起見，畫了一個白衣和尙站在前排，其實是並無其事。在場的代表們個個都簽字的，只有一個不簽。過了幾點鐘之後，這些代表們走向各處宣布他們的宣誓詞，這時候代表們個個都自命爲古時的打倒專制的英雄。

達多亞伯爵(Comte d'Artois)這位親貴吩咐下來，說是明天就要打球，自己以爲聰明到了不得。這是親貴向平民代表宣戰，先揮一拳頭，平民代表團自然有招架的手法。於是聖路易地方，教堂的牧師說他大開教堂會，請國民代表進去。於是二十一日這一天，平民代表團就在這教堂裏開會，這一次卻是第一次，有兩位貴族到會。平民代表正在高聲喝采的時候，有一位年老的大主教帶領一百四十八位教士也走進來，正在快要開御前會議的時候，忽然有這樣的事變發生，可見得御前會議也是沒得什麼希望的了。

路易第十六是決意要開御前會議，芮克是沒得法，只好聽命。開會的時候，他卻並不在場，親貴們覺得是一定要得勝的。所有三個代表團到來的時候，會議的地方，四面都有軍隊圍住。早一天晚上布勒通俱樂部(Breton Club)有一番很熱烈的會議，結果是消極的反對。

(十)六月二十四日的御前會議，路易第十六進了會場，卻是滿臉的憂悶，達多亞伯爵是滿臉的得意。路易第十六說話初時的聲音，是有點抖顫，其後說得很粗暴。他所說的話，完全都是跟着享受特別利益的兩階級代表的意思走，歷史上向來未有過的國王同貴族結合，這時候即當着平民的面成爲事實了。他的意思是要分開三個階級代表團，分開地方，各團議各團的，他們可以議稅捐的問題。至於三個階級的從古以來所享受權利及憲法上的權利，還有下次開國民議會的憲章封建制度及地主制度的產業，第一第二階級的應享的權利等等問題，是禁止討論的。這個當口，正是平民要革貴族的命的時候；自從波旁朝第一代的君主一直到最末後的君主，都是始終反對封建制度的；到了這個時候，路易第十六卻走來同貴族們拉攏起來，自然是要同貴族一齊同歸於盡的了。有一個議員批評路易說：「他這個時候又是憂愁，又是生氣，不知怎樣是好？」

路易第十六說道：「這就是我的主意，這個會議，只好散會的了。」向來都說君主意思即是法律，果然實行了。有許多人曉得要有變卦，於是路易第十六起來就走，上車的時候，只聽得吹角的聲音。貴族們是得意極了，卻有點覺得很不放心，全體跟着路易走了，因爲國王已開口說過，貴族裏頭

亦有不以爲然的，也只好走了。教士代表們也全體走開。惟有不言不語的第三級代表團不走。

(十一) 第三代表團不肯走。忽然間路易的宮內大臣全身披掛，走進來對平民代表團說道：「國王有旨，令第三代表團退出。」這時老天文師巴宜臉無血色，答道：「第三階級代表團，還要斟酌這個問題。」宮內大臣背後是有軍隊的，有一哨法蘭西衛兵，有一哨瑞士衛兵，分布會場大門左右。彌拉波一眼就看見他的機會來了，他跑上前怒氣填胸，兩眼冒火，對着宮庭大臣說道：「你回去告訴你的主人翁說：『若無白刃相臨，我們是不走的！』」有人說彌拉波當時所說的話，比這幾句激烈得多。也有人說他所說的不過是一句很簡單的話。

(十二) 君主讓步。宮內大臣把彌拉波這句答話回報路易，這句話是很有火藥氣味。衆人都看路易，路易只露出怠惰的神色，說道：「他們願意停留在那裏麼！既是這樣，就讓他們停留罷了！」可見得路易骨子裏是很害怕，莫里斯的記載說道：「路易同王后都是很恐慌，我看他們只有再讓步。」但是國王王后所害怕的，是軍隊不肯用命。

當下西耶士絕不能拋棄這個好機會出出風頭，說說他的詞令，於是對代表團說道：「你們今

天還是同昨天一樣：我們還是議我們的事吧！有八十個教士走回來，於是果然開議，議決的是議會所議決施行的條例，是要保守實行的；議員的身體自由，是不能侵犯的。國王卻並無侵犯他們身體自由的意思。芮克本來就拿辭職來恐嚇，到了這時候，是更有辭可措了。

（十三）三個階級代表團之混合 二十三晚上，芮克還算是宰相。二十四日這一天，平民代表仍舊開會，大多數的教士都走回來了；二十五日是來了四十七個貴族，衆人自然是歡迎他們，有好些歡喜到流淚。點名的時候，喊到多爾良公爵，他答了一聲「有」，大衆簡直的是歡喜到發狂。

朝廷這時候還是優遊不決，不聽命令的事體是到處都有；有許多人聽說是要調軍隊，但是當時有一個人的尺牘說過：「軍隊激變是一定的事：法國衛兵早已聲明是歸附於第三階級的了，他們只肯放鎗打貴族，打教士。長官是管轄不住他們：有一個長官還被他們打了一個耳光。」路易第十六是很頹喪，現在降諭，願意三個階級聯合作一起。六月二十七那一天，教士們同貴族們（是奉國王手諭）就同第三階級代表團聯合，衆人此時，如釋重負，他們接待貴族們是很盡禮的。

（十四）革命是過去了 這時候人人心裏都有一番感動，當時有一個法國人寫道：「革命

是過去了好了完了，一滴血也未流過。」

路易第十六覺得他自己還是國王，但是他不能算是國王了。現在國法和權柄都不在他手裏，這兩樣東西，不知不覺的到了國民手上了！



第二章 七月十四

(一) 國王之聽命於國民 有一位方丈奉國王的命令，向會議場去的時候喊道：「猶太人的上帝，你是打勝了！可見得他是並不甚願意去的。有多數的貴族們是盼望不久就要報復，路易的外面好像是也還高興，在宮裏召見國民代表，這一次並無柵欄，所有的門都一齊開放。有人說道：「路易第十六是滿臉高興，好像是個小嬰孩第一次解脫了罩裏的！」其實他是覺得手上無利器。」

七月一日有一個人說道：「那把刀子從他手上溜丟了，他還不覺得。」

(二) 調兵到維爾塞離宮 他卻是很想法取回這把刀子執在手中，軍隊是紛紛齊集到巴黎的四面；維爾塞離地方，也來了不少的軍隊。

代表們覺得有了危險，好比古羅馬時代貴族所處的環境。他們正在忙於議決憲法的發端那幾條，其實這個時候最要緊的問題，還是民食的供給；這個問題人人都覺得可怕，代表們更覺得可

怕，因為糧荒的情狀是日甚一日，不久街上很有許多人喊道：「從前國裏只有一個君主的時候，我們至少還有飯吃；現在我們國裏有了一千三百個君主，反沒得飯吃。」有人來報告，說是巴黎城裏的人起首有點不安，恐怕要滋事。議會的會員卻並不是黨民，最怕的是有人滋事，卻是夾在兩種害怕中間；一方面是怕亂民，一方面是怕軍隊。因為自從七月一日以來，軍隊來的愈見其多，維爾塞地方好像惡氛瀰漫，人人都是愁悶心亂，又時時刻刻聽了許多恐嚇人的假消息，人人都易於犯疑，易於發怒，七月八日，代表們就請當道把調集的大兵撤去。

(三) 芮克之免職 那時候只有一件事還可以安代表們的心，他們曉得只要芮克在位一天，是沒得一人敢動代表們的手的。從前芮克失去的民心，現在是完全恢復了。到了七月十一那一天，會員們得了消息，說是芮克免職了。芮克的女婿說是達多亞伯爵同他的從黨還有王后運動免他職的。新任的內閣大臣們，據說都是反革命的。（其實殊不盡然）一位是布洛利（Brogli），這是一個心地很明白的人。一位是布勒忒厄（Bretel），是位大貴族，看他從前所作的事，是很可以令國民們歡迎他的。又一位是傅隆（Foulon），很有人譴罵他，據說他對人說過一句話，說道：「人

民們若是無麵包吃，就讓他們吃馬草吧！」芮克的女婿說道：「這幾位大臣，都是聲名極其惡劣的人。」議員們得了芮克免職的消息，如同半天的霹靂。七月十三有一個奧爾良伯爵黨說過：「國王左右的小人，居然運動到免芮克的職了。」這一句話可以代表當時衆人的意思。十二那一天是個星期日，不開會議，到十三那一天，代表們反對芮克免職的事。格里瓜演說的話很激烈，他說議會一定得懲罰發起免職的人。於是派了一個委員會去見路易·偉恩（Vienné）大主教當着新派的大臣們，對國王說道：「我用代表團的名義來宣布議會永遠不忘惋惜前宰相，永遠不能相信新派的幾位大臣。」路易第十六只答了一句很短促的話。於是代表會場發生辯論，議決：「所有一切事體，皆要國王的謀臣負責，不問其位分大小。」這一句話是恐嚇達多亞伯爵的。又議決：「議會永遠開會，注意巴黎送來的報告。」這時候巴黎卻是極其騷動，議會原是毫無實力的，故此人家都注意在巴黎，快要實演的大慘劇。

（四）一七八九年夏間的巴黎，巴黎正在人心騷動的時候，忽然得了芮克免職的消息，城裏本來就有許多人要乘機為他們自私自利起見，要喊城裏大受恐怖的市民，激他們同政府作對。

自從四月以來，住在巴黎城內城外的人，無時無刻不是在恐怖時代，卻又不曉得到底是恐怖什麼？故此反為更加恐慌，又不是因為政府有什麼驚人舉動。總而言之：不獨是巴黎一處，全個法國都是過恐慌時代，好像是得了一種普通的瘋狂病，歷史家是永遠解說不出來的。

(五) 盜匪 惟是巴黎的恐慌，的確不是從六月起的，是從四月就發生的。自從這一個月起，居民就曉得相離不遠的某處，有了許多強盜。自從一月起，這班強盜就漸漸的向巴黎來，四郊常有放火打劫的事報告到城裏來，常常截斷供給，有時還闖進城來同土匪聯合；那位警察長，也是受了恐慌的，沒法驅逐他們。那些飽受恐慌的市僧們，正當舊政府坍塌，新政府未成立的時候，見得毫無保護，更是驚慌。

(六) 對穆郎 巴黎居民雖然是討厭這班土匪，大約是免不了要受土匪的害的。那時候貧民的困苦情形已是可怕，更加無政府的紛亂，那困苦的情形，只有日見增加的。捱餓是容易擾亂頭腦的，況且一七八九年七月的天氣是異常酷熱，衆人的頭腦是很發熱，不會十分清爽的。御苑的地方，常常都是塞滿閒人的，有一個叫做對穆郎原是少年演說家，在那裏演說，激動人民，叫他們攻

擊社會。說道：「那隻野獸已經跌落陷坑，我們還不打倒他，更待何時！我們這時候打勝了，是大有所得的；只怕你們沒得膽子，倘若有膽子的話，四萬所宮殿，同闖人們各處城裏的大宅，城外別墅，都是你們的！」

(七) 選民公會 市僧們聽見這「膽子」兩個字，更為恐慌。這時候中央的官吏是並無保護，市民們只好發起一種非法的公會，稱為選民公會。自治區的執事人員忘其所以，就請這公會在市政廳辦事。這個公會是毫無法律上的權力，每天晚上開會；這就是一種亂象，但是從上至下處處都是亂象。這個不合法律的公會，在比較上看，似乎覺得較為合於法律。因為這個公會的目的，是保護巴黎，反對穆郎這班人，故此選舉巴宜，西耶士兩位議員的人，就溜到辦公事的地方，得了地方官的位分。這班市僧雖是維新派，最怕的還是御苑的遊民大會，不甚怕達多亞伯爵的舉動。

(八) 法國衛隊的態度 這時候還有一件極可怕的事，就是法國衛隊的態度。御苑開會，他們是必到的，對羣衆說道：「諸位不要怕我們軍隊，我們原是國有的軍隊，是通國的百姓們養活我們的，我們不是國王的，國王自命號令我們。」羣衆散會出苑的時候，衛隊們大喊說道：「一切都說

好的了！你們喜歡作什麼只管作什麼！

這就不能怪土匪橫行了。六月二十四有兩營的兵不聽號令。軍長原是個世家，滿肚都裝滿了哲學，遇着這件事，卻不能盡職，他不敢十分嚴辦他的手下兵丁，只好禁止他們不許離營。後來別的營裏頭也不聽號令，他只好禁止全團都不許外出。六月二十八這一天，因為風聲不好，恐怕盜匪起事，這位團長不知輕重的分給各營多少子彈，並預先警告他們：「一旦有事，就要出發彈壓。」他們聽了這兩句話，把槍摔了，闖出兵房，跑到御苑去報警，大聲喊道：「我們是國有的軍隊！第三階級平民萬歲！」當天晚上，他們回到兵房，被羣衆恭維的話及燒酒灌醉了，軍長只好把他們擊交監獄，監禁起來。六月三十這一天，另外一個領袖名羅斯塔羅（*Rostko*）的，出嚇遊民們攻打監獄，把被禁的兵搶出來，安置在御苑裏頭，好百姓們保護他們。等到有一天代表議會，走去同路易第十六求情，居然把這幾位當時所謂英雄放了。這種兵丁從此以後，以為毋論什麼事都可以幹的了。

（九）國民衛軍之成立 政府處這樣環境，自然是要調集別的軍隊，這是可想而知的事。毋論什麼當局的人，都不得不這樣做的了。初四那一天，有一位議員，是個極端派的，在維爾塞簡直

不否認法國衛隊的非法行爲。巴黎的人覺得此種異乎尋常的軍隊，保護力實在是不足。二十五那一天，選民在市政廳決定募集民兵，這就是將來的國民衛軍（簡稱國民軍譯者註）有許多歷史家說是對待政府爲自衛之計的。近百年來，讀者都相信這句說話；其實專爲防盜匪的，有選民的記載可證，他們最害怕的還是盜匪。據事實而論：盜匪們是定於七月十三晚入巴黎，巴黎的人，個個害怕。

這時候正是政治風潮鬧得最熱鬧，盜匪們自然是趁勢起事，纔能够達目的。

（十）七月十二之御苑 七月十二這一天，芮克免職的消息是人人知道了。芮克免職同招集大兵布滿城外，自然是有關係，有許多人都相信是要解散議會，宣布破產。

這一天御苑是人山人海，若是布洛利上將（Maréchal de Broglie）真要掃除城裏的土匪，御苑內是要沒得一個人的！忽然間有人高喊衆人所最喜歡的名字，喊的名字，就是對穆郎！他立刻就跳在一把椅子上，他是個瘦長條子，卻很有筋力，滿臉卻是胃病的神色。這時候他受擾動到了發狂程度，大喊道：「你們去拿軍械，一刻都不可以錯過的！我纔打維爾塞回來，芮克已經免職了！這就

是鳴鐘起事亂殺的暗號！今天晚上，所有城裏兵房的瑞士兵，德國兵都要出來殺我們，我們所有唯一的機會，就是執械自衛！」答的話就同一陣雷響，就有上萬的人，內中什麼土匪光棍都有，圍住御苑。什麼人都要有個徽章，於是每人取一塊栗子樹的葉子，也有插在帽上的，也有插在衣扣上的，這二十四點鐘之內，就拿這個綠色徽章作記號，這上萬的人就衝突全城。

（十一）路易第十五大街之衝突 這班滋事的人，就在一間蠟人院，把芮克同多爾良公爵兩個人的蠟像槓走前行，跟在後頭的就是這一羣上萬的土匪，走到峯多謨（Vendôme）街，他們就擲石子打德國兵；到了路易第十五（Louis XV）就遇見一羣馬隊，有拉謨柏司克王爵（Prince de Lambesc）馬當先。

這時候正在修橋，大空地上堆了許多石頭，這些土匪曉得馬隊要衝過來，就有許多躲在石頭後面，有些躲在別處。有人說：「拉謨柏司克是個火氣最猛不過的人，他的馬隊是最兇暴的。」原來不然，卻是很文雅的，作者有二十多家的記載為證。有許多躲在工人棚裏的，擲石子打馬隊，馬隊總還是緩步從容往前走，毫無衝擊的舉動；後來石子來得太多了，他們纔快馬向前走。有一個被打跌

下來，被土匪捉住，大加作踐。在推勒里（Tuileries）宮那一面，他們是用園椅打馬隊，馬隊只好把土匪們打回頭。有一個老頭子不知是不肯閃開，抑或是來不及躲開，被人打倒了，受了些傷。羣衆就大張其詞，就說：「老頭子被馬隊打死了！」據事實看來，既然是只有一個老頭子打倒了，就足以證明當時馬隊彈壓，實在是極其從容的。有一位外交家在他日記裏頭說，他看見這樣示弱，禁不住聳肩。貝增發（Benonval）雖然有五千人紮在城外營房，卻並未援助拉謨柏司克；因為法國衛隊又出風頭，他恐怕把事體鬧得太大了。法國衛隊如瘋如狂的從營房跑出來，先同馬隊衝突，大聲叫喊問他們道：「你們是附第三階級的嗎？」馬隊答道：「我們是服從號令我們的人！」這一天不曉得死了好幾個馬隊，把其餘的追退了。不到一會子工夫，衛隊就趕到路易第十五大街，夾在亂民同馬隊中間，放鎗攻擊騎兵，拉謨柏司克一看見這是內亂的開端，很害怕，把他的隊伍退到一間公園內；不久，馬隊都退回營房，亂民跟在後面亂喊亂嚷，還拾石子打他們。他們這一退，就是把巴黎交給亂民。天色將晚的時候，本來是七月天氣極熱，街上忽大喊說道：「我們已經犯了大事，索性作到底，不是打個勝仗，就是失敗了，上絞架送死。」

(十二)強盜來了。到了晚上，忽然市政廳的大鐘報警。從前的革命歷史家說：「這是警告市民同時起事，攻擊政府。」後來纔研究清楚全不是的，原來這三個月以來市民所最恐怖的強盜，果真來了。闖進城來，逢店搶店，逢人搶人，市政廳鳴警鐘，是求救之意，並不是要起事。這班市僧，昨天晚上還是維新黨，並不是要打倒大監牢，這時候恨不得再蓋二十個大牢，把盜匪們一齊都監禁在牢裏。這就是報警的意思。

(十三)七月十三的事。七月十三那一天，自天亮時候起，巴黎城裏是騷亂到了不得。市政廳前後左右不知有多少人包圍住，羣衆裏頭，是什麼路道的人都有。有一位方丈，也是一個很有維新見解的，據他說來，這一堆人裏頭，有些簡直的是野獸。有許多鄉下人，拿了鐵鑲的木棍，是害怕強盜跑來的，其實還不曉得是真強盜，還是假強盜，他們想不到走來作幫兇的事。許多人還是戴上綠色徽章，若是不戴的，人家就要侮辱他，他也只好戴上一個。已經遣散的法國衛隊同滋事的亂民，手拉手的走來走去。有他們在人堆裏，還好像在無秩序中現出有點秩序。

此外還有幾種事可以證明，是強盜進了城：因為麵包店都被他們搶了，衛兵庫，寺庵及警察長

的住宅也都搶了；又有一隊人跑去打毀了拉福耳斯監獄（Prison of La Force），放出犯人來，立刻就跟隨亂民去鬧事。

這件事體很深印市民心中，眼見得這種舉動不過是借政治問題為名的。商人的會長算是巴黎市的行政長官，簡直的迷惑莫名其妙，雖然是膽子太小，卻是正經人，他名叫夫勒塞勒斯（Fleury）。有人曾經請他把軍械發給民團，他恐怕軍械落在壞人手裏，只好請示政府。一直等到十三這一天纔得着政府的回話，奉命部署一萬二千人成為一軍。不料第二天會長同政府來往的公文，落在他人手，衆人知道了，就是極和平的人都說會長同政府有詭秘的陰謀，故此後來亂民把會長殺了。有許多都說是應該殺的，在明白人看過去，會長的舉動原是一件極應該作的事，衆人不明白，可憐這會長就作了冤鬼；可見得當時人心之可怕了。

其實巴黎尚未接到政府回話之先，那班選民已經先動手部署軍隊的了。他們看見土匪游民及監犯們是十二分恐怖，有一個人說：「選民的舉動，說是他們害怕盜匪比害怕政府的計劃利害得多，故此要部署民團，抵禦盜匪。」又說是：「假使國民軍組織得較為合法，七月十四那一天那大

監牢，萬不至於被亂民攻破的。」

(十四)七月十四 但是組織是來不及的了。七月十四早上，民團還未有軍械。貝增發亦未奉到政府命令，只好把他所帶的垂頭喪氣的軍隊關在營房裏。

這一方面是毫無預備，亂民方面卻是預備好了，他們從軍械庫裏什麼都搶來。十四早上亂民先搶陸軍修養院，搶了二十七尊礮，一座田雞礮，三萬二千枝槍。當時又有謠言說：「長官們要把法國衛隊炸死，衛隊們是渴想報仇。」那時候毋論什麼謠言，都有人相信。未攻打大監牢之先，原就有了謠言，盜匪們已是擾動到發狂，總要找題目鬧事。他們要的是軍火，有人說：「所有的火藥，已經搬進大監牢了。」於是有幾個匪類就喊道：「我們去攻大監牢！」

(十五)攻破大監牢 他們於是湧到大監牢，這座大監牢，不過是個有名無實的大礮臺。牆上幾尊礮，不過是助興的東西，照例遇着慶賀時節放的，有多少年來未曾放過一礮了。來往的人，那一天走過不看見這座礮呢！不過今天忽然覺得這些礮是危險東西。於是派了幾個人跑去要求市政廳把礮挪去，市政廳的遺紳派代表去同管監的長官（名叫對羅內 de Launey）說。對羅

內這個人是個有仁心的人，付之一笑，說是無理的要求，卻把大礮擡開，留代表吃早飯，以為是太平無事了。

這羣特為借故滋事的匪類們，如何肯答應？他們不過是借口，於是派了一位律師圖理奧（Th. Elliot）去見對羅內，對羅內很客氣的對待他，把部下所有的人喊出來，請他看了，共總是九十五個退伍兵，三十個瑞士衛兵，監長吩咐把礮洞都用木板遮蓋起來，算是最後的讓步。圖理奧很滿意出了大牢走了，土匪們卻不肯走開，一心只要毀了這所大牢。

對羅內並不派人守護前院大門，把所有的人都安置在圍牆內，把吊橋拽起來。土匪們當他是預備動手，於是就要示威，派兩個人，其中一個是法國衛兵，把斧子砍吊橋的鏈子，這吊橋忽然落下來，前院立刻就堆滿人，大約都是土匪。看見幾個守兵，就對守兵放槍。

監長職守攸關，於是號令守兵放槍。當天晚上就造出謠言，張大其詞，遮掩他們這種可恥的舉動。說是監長派人同羣衆講和，請他們進去。他們相信監長的話，果然前進。監長忽然發令開槍，把前進的人打死個乾淨。歷史家卻並無一個人相信這種的話。

初時土匪們很害怕，掉過頭就跑，隨後又回過頭來進攻，攻了許久，沒得進步。盜匪們只有搶鄉下人的本事，攻礮臺是要軍隊的，土匪們是不合的。

(十六) 對羅內被殺。軍隊果然來了，就是法國衛隊的叛兵。守監的兵看見他們來了，不得不變了心腸，對羅內見了也心灰，只好議降。叛兵裏頭有一個小頭目，據他後來對人供認，就是他同守監的議條件，憑他的信用，議明不傷害一人的。誰知不到幾分鐘，亂民們便把對羅內的性命害了；小頭目很出力救護他，也救護不來。對羅內是個有勇男子，很同亂民奮鬥，遍體受了重傷纔死的。亂民簡直是把他剝成碎塊。亂民裏頭有一個是廚子的徒弟，很曉得切肉，一刀就把對羅內的頭切下來，這個廚子的徒弟，自鳴得意，很要居功，逢人便說誇了十年的嘴，到後居然得了一個賞功的徽章，酬他的功。亂民還殺了三個守監的軍官，殺了一個退伍的兵，吊死兩個。

(十七) 流血慘劇。此後就是野獸食人世界，把守兵都拖了出來，亂打亂殺，卻放了好幾個監犯。其中有四個是犯私鑄的，兩個瘋子，一個淫棍。亂民用長槍尖子高舉人頭，在街上遊行。

(十八) 夫勒塞勒斯被殺。選紳們這時候還是糊裏糊塗的，不曉鬧了這樣大事。夫勒塞勒

斯還在那裏同他們開會議事，到七點鐘的時候，大隊的亂民快到了，遠遠就聽見他們大喊：「打勝仗了！打勝仗了！」不久就看見他們搶來的大監獄的旗，同長槍上插的流血人頭。這時候要攔也攔不住。不知有多少亂民闖進會議廳，大罵夫勒塞勒斯，說他是個反叛，同對羅內同謀，不配坐在市政廳，若不立刻走開，他們就要闖他走！夫勒塞勒斯臉無人色，只好走了。不料還沒走了三步，即被亂民殺死，剝作多少塊，取下首級，又插在長槍上。隨後把所有的首級都擺列在御苑示衆。有親眼看見當時的情景的人說道：「有許多人小孩看見流血人頭，居然不害怕，還在人頭之下跳舞，一面大聲喊道：『可惜殺的不多，最好殺他一千個！』這就是大流血的起點。亂民還把第一個攻入大監牢的法國衛兵肩抬起來遊行，表示他立了奇功；又把對羅內身上戴的聖路易大勳章除下來，掛在這個兵的身上。

這個時候布滿巴黎城盡是奇怪謠言。兵丁們及地方官恪盡職守的都叫作反叛，鬧事的人都叫作英雄。他們還從大監裏釋放令人注意的監犯。又說在監裏頭發見骸骨。又說找出多少殘酷刑具，在案卷裏頭還尋出令人可怕的詭秘謀害案子。還說因為這個不名譽的管監長官欺詐人民，故

此他們纔受了許多槍礮。這種謠言一播傳之後，人人都忿恨。彌拉波說道：「巴黎居民心裏，其實簡直的是慌亂之極，他們很曉得這些得勝的英雄，都是一羣土匪。」

殊不知到了第二天早上，巴黎的市僧們聽說國民代表們在維爾塞很以七月十四這天是極有榮耀的一天，市僧們於是就起首想到要居功。十三晚上，這羣市僧正在那裏聯合抵禦土匪擾亂地方，以爲十四日的鬧事，是土匪橫行的事。到了十五這一天就變了腔，要作爲是巴黎市反抗專制的舉動，骨子裏實在是他們大失敗，卻要掉過頭來，反以爲他們的榮耀。他們因爲貪功，故此把土匪所作的事，當作英雄事業。國民軍原本是要預備彈壓土匪的，這時候卻有了爲自由而革命的大功了。是以當革命初時，這極可寶貴的自由生下地來，就是不乾不淨的。這種的誤會，是永遠洗刷不清的了。於是從一個大謊話，就生出一個新紀元來了。

代表議會，就是第一個造這個大謊言的人。

(十九) 七月十四十五兩日之維爾塞 自從七月十三這一天起，議會就終日害怕政府有什麼舉動。到了十四晚上，選紳就派了代表到維爾塞，報告目觀巴黎所演的慘劇。這幾個選紳很怕，

他們歸咎於巴黎，卻不為市民解說，專歸罪到羅內身上，說是對羅內的舉動引起市民聚衆，於是用槍礮擊殺市民，代表議會是痛恨。政府很相信這種解說，並不怪市民有這種暴動。

(二十)代表議會贊成巴黎暴動。議員們見了報告大生其氣，並不對碎剛監長的土匪們生氣，是對監長生氣。十六這一天，有十多個議員們所寫的信，是人人都很容易看得見的，無不稱讚巴黎市民攻倒大監牢的。所用的都是極其誇張的字眼，最平淡的，也說他們辦得有秩序，有見識。有一個議員寫的是對羅內是判受死刑；讀者不曉得的，還許誤以為是一個法庭判他的罪。他們所寫的信，都有市民辦得不錯，監長死當其罪的話。有一個還加一句話，說是市民雖未開正式法庭，卻是辦得很從容的。

議員們得了這報告，心裏卻放寬好些；因為大監牢既落在民衆手裏，絕不能再有政府把議員監禁在這大監牢的事了。有一個議員寫道：「這原是個有幸福的大錯，因為免得我們受許多殘酷的待遇。」他這一句話，實在是能夠達出當時的普通意思。

十四那天晚上是開了一整夜的會，有一位有自由思想的貴族，想到報告國王路易第十六這

一天是終日在圍場，得了報告，覺得很詫異，說道：「這不是造反嗎？」貴族答道：「陛下！這不是造反，這是革命！」路易也覺得對羅內的欺騙不對，答應撤退兵隊，還說天亮就駕臨議會。七月十五早上，有一位議員寫道：「我們從此享受自由了！我們的手永遠不戴手鐐了！」寫這兩句話的人就是度揆訥（Duquesnoy），終身卻未戴過手鐐，不過到了民國二年，他就曉得有另外特種的手鐐。

路易第十六是大為震動。議員以為正是好機會，派代表去見他，勸他答應讓步。彌拉波就預備好了極堂皇的演說詞，我們現在拿來一讀，不過付之一笑；但是一百二十年前，是很能激動人的。

路易第十六到了，他還說：「並不帶護衛，只有隨身的道德，就是他的護衛。」他的神色是很好的，議員們很歡迎他。他還說：「明天往巴黎。」議員決定選派代表，明天也去巴黎看看。代表們看見全個巴黎鬧到一團糟，心裏也很動。原來十四那一天就用紅藍兩色的徽章，還看見一個牧師戴了四方帽，穿上教袍，統帶一隊兵，牧師的帽子上也戴了這兩色的徽章。巴黎的大主教，在一個禮拜之前，是極力反對三階級聯合的；這時候提議到我后大教堂唱禱謝上帝歌，拉理托隆達（Tally-Tollendal）講了一篇經論，教堂裏聽講的人無不下淚，翌日衆人還要他登講臺再講一番。於是力安

庫耳 (Lincolnt) 提議寬貸法國衛隊的叛兵，克勒芒吞涅耳 (Clermont-Tonnerre) 責備力安庫耳不應用「叛兵」兩字，極力讚美他們辦得不錯。還有一個議員說：「他們不是拋棄軍旗不顧，（即逃叛之意）不過是帶軍旗走開。」

市僧所練的民團，請拉法夷脫當統領，選紳們請巴宜作巴黎市長。於是排列遊行，又到我后大教堂禱謝，教堂有二千人同時唱禱謝歌，人人都戴紅藍兩色徽章。有個在場的人說道：「這羣人簡直的是發瘋了。」

他們請路易駕臨，表示言歸於好的意思。十七那一天，果然命駕乘坐他的大輅，扈從的議員總數三分之二人數，都是兩個人一排，小教師旁邊是位大主教，主教旁邊是個平常工人。在他們前頭的是一羣賣魚的婆子，他們手上拿的是樹枝，樹枝上掛的是各色帶子，手舞足蹈，真像一班酒瘋子。到了巴黎門口，就有府尹來接。這個府尹並不是什麼法律規定的人，路易原可以不承認的。這時候送城門的鑰匙，府尹還說了兩句俏皮話，說道：「從前市民送給痕立第四的，就是這把城門的鑰匙，那時候他是打伏了他的人民，現在人民打伏了國王！」這兩句是極大膽的話，路易第十六斜

着身子對一位王爵說道：「我不該聽這兩句話。」

(二十一)國王與議員在市政廳。但是路易第十六已決意要看看什麼情形？要聽了他們說的是什麼話？這位路易第十四的孫子，土匪亂民們把他的礮臺上的軍旗拿了下來。他走到市政廳看見這軍旗，卻毫無感動。大眾因為表示恭敬國王之意，加一道白色在紅藍兩色之間，作個徽章，請路易戴上，路易果然戴上。羣衆於是歡喜極了，大聲喊道：「國王入了第三階級了！」有一位伯爵看見這種情形，大為激動，說道：「陛下有了！百姓有了！這三色徽章，將來是可以一統歐洲了！」伯爵這一句話，可算作有先見之明。

巴宜在市政廳預先布置一切：請國王戴三色徽章，請他登殿，請好幾位大演說家對路易演說。名為恭維路易，其實是教訓他，都是巴宜事前的布置。路易卻是很鎮靜的恭聽他們的教訓，毫無難色。拉理托隆達的演說用了好幾次：「請你們看，這就是國王他……。」路易第十六所處的地位，真是種種為難。有一位教士向來是反對政府的，這時候也禁不住說道：「我看見這種情形，我都覺得難為情。」路易第十六坐下，一毫也不動，兩唇間露出似笑非笑的神色。他立起來要去走的時候，大

衆又歡呼恭維他，說他很出力調和，但是平民們是向來不識體統，不識禮節儀文的，大聲問議員道：「國王曾否簽押讓位表！」

第二章 法國之瓦解

(一)自然發生的禍亂 此是歷史家坦尼 (Tain) 說當時法國情形。這一句話說得很得法，但是用於七月十四後之法國情形，卻並不對。這種反亂情形是由兩件事生出來的：一件就是攻倒大監牢，一件就是八月初四日的事。這種反亂，是有人激動，有人主使的。

打倒大監牢，原是一件造反的事；假使當作是造反的事看，或者還可以免得後來的結果。不料許多人還以這種舉動爲然，還要稱讚這種舉動，自然而然的就越鬧越大，鬧到不可收拾。當時所謂執政不曉得因爲什麼緣故，一時昏聩糊塗，手足無措，辦了幾件壞事。有一位貴族議員是向來絕不肯通融的，十六那一天寫道：「這是給執政大臣們一個好教訓。」有一個宗社黨向來也是極力反對革命的，十八那一天寫道：「巴黎打破一切政治的束縛，恢復自然應享的權利，是不錯的。」又有一位美國人莫里斯事前事後都是反對革命的，說道：「七月十四攻倒大監牢，是一個辦事勇決的好

榜樣，還要飲一盃美酒，慶賀法國國民恢復自由。」這是十五說的話。到了十八那一天還說道：「我把這件事詳細想過，攻破那座魔鬼礮臺，是件可喜的事。」

這位美國人，原是富有常識的人，原來還是路易第十六引起他說是魔鬼礮臺的話；因為路易第十六還答應人民在大監牢的廢址，建他自己的佛像，十五那一天，就把這座大監牢拆毀得乾乾淨淨。最奇怪的是有許多人，都要買拆毀下來的磚石，不獨是激烈民黨們要買，還有許多最時髦的闊家婦女們，也爭着買，同買精肉一樣，按磅的出賣；他們買回去，在家裏當陳列品。

在維爾塞地方就有許多人反對達多亞黨，說是七月十四的叛黨是住在宮裏的人。達多亞伯爵十七那一天，就離開維爾塞，就有人說：「這間堆積馬糞的臭氣薰天的馬號，是洗刷潔淨了。」這兩句話是誰說的呢？不是革命黨說的呢？不是的，這是當時一個人說，凡是歷史家反對革命的，都相信這個人所說的話。

鬧完了這場反叛大事之後，居然並無人說是巴黎的大不是。外省也就明白了，以為巴黎城內既可以這樣辦法，城外自然也可以仿辦，就以爲是官兵是可以逃亡的，可以反叛的。舊派的地方官

長，若是反對的話，是可以違抗的，可以殺死的。國裏頭所有的貴族堡邸，就是四萬座大監牢，可以攻破的，可以焚燬的；若至必要時候，連耶堡的主人，都可以一并燒死的。有一位議員實在是太過單簡老實了！七月十八那一天，他寫道：「激動的情形是慢慢可以沈靜下來，什麼事不久都可以回復舊觀，軍紀也不久就都遵守的了，國民的精神是可以補救一切的！」

七月十四那一天，有一位左派的議員歎氣說道：「國王是沒有了，議院也沒有了，軍隊警察都沒有了！」不久，穆內就要寫十四以後法國之可怕之亂象事，過百年就有一位歷史家採輯許多事實及數目，證實穆內所說的話。

(二) 巴黎是反亂的中心點。巴黎就是個亂事的中心點。巴宜說過：「這時候人人都曉得發號令，卻並無一人曉得遵守號令。」巴黎共總是分作六十區，每區都自以為有自專的君權。有一區居然任意拆看執政的公文，要查裏頭有什麼反對國民的事沒有？有一區擅自停止一輛運銀子到造幣廠的大車，因為巴黎也可以造幣，何必遠運他處呢？這時候的國民軍如虎生翼，是絕不能守紀律的；不過偶然碰見他們的高興，拉法夷脫還可以調動他們。有一位最維新的議員說道：「若

是在城裏設計殺人，就在城裏稠人廣衆之中殺人，還要巴黎的市僧民團作什麼呢？

(三) 殺傅隆及柏提耳 他所說的話是指殺傅隆及柏提耳 (Berthier)，當日關於紀載這件事，各家不同，頗值得一引。傅隆在維利 (Villiers) 拘捕的，七月二十二解到巴黎。拉法夷脫想盡方法，要救他一命，但是羣衆的意思，是一定要流血；因為見慣了流血，就喜歡流血。他們把市政廳的大門攻破，把傅隆捉住，用種種的酷刑，就是鐵石心腸的人，見了他也難過。隨後就輪到傅隆的女塔柏提耳，他是巴黎的一個長官，因為七月十四晚上他發火藥給兵官。這原是他的職守，他們卻以為罪，剝成六十塊，把剝下的手脚高舉遊行示衆，用長槍穿他的心臟，獻給府尹看。那時候把傅隆的首級割下來，用乾草塞滿他的嘴，也用一根長槍穿起來，各處遊行。剛好這兩個首級在某處相遇，於是將兩顆首級緊靠，槓首級的人還說道：「你同你的丈人接吻吧！」

拉法夷脫只好辭職，隨後又撤回辭職書；代表們惋惜有這種事發生。巴那甫安慰他們，誠然是流血，但是所流的血並非什麼清潔的血。有一位牧師很稱讚巴那甫這句話，說是真羅馬人的話。巴那甫對國人說：法國的血管裏，有些不清潔的血，是應該流的；不幸而三年後之事，巴那甫的血，也變

了不清潔這位羅馬人也要流血，與傅隆同走一路。

(四) 各省之擾亂 巴黎先作個榜樣，外省自然是效尤。有一位歷史家說：「一七八九年的夏天，是很燥熱，西方，南方，及居中的幾省，比較上無甚擾亂；東面數省則不然，周圍若干里地方，擾亂到如同一片大火焚燒一樣。焚燒堡邸的人，其中有曼德立 (Mandrin) 的徒黨，先時招集他們到巴黎，後來又打發他們回到各省。有一個住在外省的人，早已有見及此，很恐怕十四那一天，他還是說在這大城市中，應該早把他們閑走了。但是官兵有什麼能力呢？若是他們忠於所事，人家是看不起他們。三個月前，羣衆看見了官兵是懷然生畏的；現在不然了，羣衆談論要攻擊軍隊，官吏自己當自己不成東西，因為羣衆殺了夫勒塞勒斯、對羅內、柏提耳、傅隆，官吏們是十分恐怖。國王是懦弱，無力保護維持君權的人，官吏恐怕無人作他們的後盾，也就個個都變了膽怯的懦夫了。

然而這時候最緊要的自然是有大權力的人，窮民們是推餓，凡是造反，骨子裏的原因總是饑荒。有一位學問家解說得很透徹的，說是法國大革命原因，是經濟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他所著的書內中有一章題目，就叫作糧食與造反。但是饑荒有大多數成數，是由於擾亂，種糧食的人，囤藏

起來，因為是怕被搶。伊塔匹斯 (Etampes) 的糧食市，平常交易都是一千五六百袋的交易，擾亂之後，到不了一百六十袋。

(五) 大恐慌 人民不獨是捱餓，心裏簡直是擾亂無主。當時的謠言說是外面八方都是強盜；「強盜」這兩個字，從巴黎城外傳到極僻遠的鄉村。只要這兩個字傳到，就種下恐怖的種子。我們事隔一百二十年後，讀當時的記載，看見他們那種大恐怖的情形，亦免不了寒心。讀者試看一個種葡萄人家的日記，就可以曉得了。他的日記說道：「七月底就有許多謠言，說是強盜快來了！大約都是外國人蹂躪鄉村，焚燒糧食；說是貴族們化錢叫他們焚搶的，要把無論什麼東西都要毀了；後來又說是議會辦的，（這就是說是叛黨作的事）要試試看可以利用羣衆到什麼程度。」讀者看這種話，就可以曉得謠言擾亂輿論了。盜匪是有的，都是下流社會沸騰浮在上面的匪類，但是並非處處都有強盜土匪。這種使羣衆恐怖的事是免不了的，這都是羣衆們立在懸崖邊上，既不能上，又不能落，自然發生的恐慌；個個人心裏都有個前途可怖的預想，眼見得內亂外侮，亂殺仇殺的事，就在目前，焉得而不恐怖呢？數百年來的官府方面的權力，一旦都消滅了，既無指導的人，又無保護的

人，怎麼能够不恐慌呢？凡是鄉村人人都預備軍械，爲自保之計，若果有盜匪來，是要把盜匪們打殺，爲地方保全秩序。但是亦有許多因爲受了激動，就自己先作了擾亂治安的利器。這種人一有軍械在手，就先結合成羣，其中自然有敗類，這就是真實盜匪，就慫恿他們去攻打鄰近大宅舍。當時又傳播一種謠言說：「只要把貴族們所收藏的文據毀了，就可以不再納捐。」有一位歷史家採輯五十封小省分貴族們受過攻打者的信，一看就能明白當時的情形了。當時的人往往說道：「把他們的櫥櫃都燒了，若是有文據在裏頭，自然是同歸於盡的了。」於是就放一把火把房子燒了，連櫥櫃都燒了，有時還燒死人。

(六) 大蹂躪 森林也燒燬了，無處可打鳥和獵獸了。八月初四日議會有異常的極欠斟酌的舉動，將所有制度建設，都掃除淨盡，國人就曉得可以爲所欲爲了。從前他們好偷免，這時候這種本性更加發達了，人人都可以殺供獵的野獸。有兩位議員說道：「附近維爾塞的御苑，他們都有權利，隨便可以殺供獵的野獸了。」有一個本地人說道：「他們不獨殺野獸，連圍場都踏踏完了。」初時羣衆們執械是預防盜匪，其後卻自己變作盜匪了。

(七) 大殺官吏 在城市裏頭則大流其血。八月一日，就聽說有好幾處地方有暴動。有一處地方，有一位主教被羣衆拖到街上，用武力逼他簽押一張字據，放棄他自己的磨糧食的磨房；假使他不肯簽字，立刻就要送命。味真茲 (Vergerues) 八月五日寫道：「在巴黎城門口就有婦女們殺死聖登尼斯 (Saint-Denis) 的府尹，因為婦女要定麵包的價，不許多過若干銅錢。又有特類業斯 (Troves) 也有虐殺府尹之事。又有喀延 (Caen) 瑞士衛兵的大佐，被人撕成幾塊。有好幾起的暴動，誠是盜匪當魁首的，因為有許多人都曉得他們原是放出來的大罪犯。這時候道德簡直是消滅淨盡的了！只說在維爾塞地方，羣衆居然從劊子手中劫放一個弑父母的逆子，就是革命派的代表報告這件事體的時候，也禁不住發怒，法律是完全掃地了！

當時羣衆們所作的事，無非都是焚毀森林，偷搶糧食，搶鹽；不納稅捐，是不必說的了。文武官吏們收稅官等等，人人自危，人人恐怖，都不敢露面。

(八) 自治會之發生 此時官吏既無能為力，人民自然要設法組織新機關治事，或輔助官吏所不及，或取其權而代之。市僧們或者亦願意改良，卻又恐怕羣衆造反，目前都是時時刻刻可以

造亂的情景，此時但求自己的平安，於是照着一七八九年七月巴黎的辦法。某某等所謂選紳，因現時選舉已是過去之事，並無特別事權，只好自立為董事局，又叫作自治會。這就是一七八九年夏天自治舉動，這也是從無政府官吏無權的擾亂發生出來的，卻不是從法律上發生出來的，是非法成立的。從事實上，卻是上等人的組織，防禦在下的擾亂。此種自治會的會員，大多數都是守舊派；然而事權則發於革命，因為這一層原因，故此他們的權力就不足，他們可以問有幾處暴動的首領道：「是誰封你作公爵的？」那首領可以答道：「誰派你作國王的？你們的權力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是從國王得來的麼？國王並未派他們作會員，是人民們選舉他的麼？」也不是的，人民並未選舉他們。故此一有反亂，就把這些自治會如摧枯拉朽的掃除乾淨。當時有一件文牘說道：「我們很少得看見自治會膽敢令人守秩序的。」毋論羣衆怎麼樣暴動橫行，都不敢過問，寧可不過問，不願意倘或鬧出大事來，人民們要他們負責，是以自治會無論什麼事都不敢不答應。

若論大概，自治會是偏向革命的。國民軍亦有相同的趨向。

(九)自治會無能維持治安，他們喜歡如現在快要成爲事實的和平革命，但是又恐怕革

命再起。因為有這種感覺，故此發生永遠不相信宮庭及貴族的思想，不久連教士們也不相信了。又怕壓制太過會生反動，取得事權之自治會及國民軍，只好用放任主義，隨第二起革命黨自由行動。從此以後，穆內所力斥之普通擾亂發起，焚燒鄉下裏的大第宅，糟蹋森林，任意驅逐地方官。最可怕的是這時候發生一種新學說，說是國裏有一種敗類，新近得了特別利益，他們是應該糟蹋這敗類的。當時有一個人於七月二十七日寫道：「這時候人人都要拘拏他所疑心的人。」

這時候芮克已經復職了，他同議會看見這種情景，心裏都很難過。八月初五這一天有一位議員寫道：「若不是趕快議定憲法，我怕我們法國原來都是慈善，都是忠誠的人，都要變作食人的野人了！其勢不至盡為奴隸不止。寫這幾句話的維新派的人，瞥見此時已經有了專制的人了。」

國王手上所執的利劍已經丟落在地下了，議會是不是把這把利劍拏在手中？

第四章 八月初四晚及公布（一七八九年七月至十月）

（一）議會有兩種恐慌。此時議會有兩種恐慌：一怕政府，二怕羣衆。政府這時候是奄奄待斃，路易是被一羣口稱追逐一七八九年思潮的執政大臣所包圍。路易昨天還是專制君主，他的大臣們這時候從彼極端變作此極端，告訴議會說：『議會所未決議施行的事，執政們是絕不施行的。』因爲有過這樣的聲明，這班好說話的行政官，就毋論什麼事都不理，只好交給議會同國民去辦交涉。

我們是曉得的國民有一個月以來是隨匪類們橫行，喜歡作什麼，就作什麼。這個匪類的稱呼是國民派的議員用的字眼，可見得第三階級的代表們，是怕極這羣盜匪的了。但是匪類們只要不高興，是毋論什麼人，毋論什麼東西，遇着就要毀的，代表們原有先下手毀壞之可能。不過代表們都是中等人家出身，有許多顧忌，有許多斟酌，不敢放肆破壞。其中有許多還是法律界中人，尋不出路

子去，把數百年以來貴族及教士們所享受的特別利益，一旦都破壞了。但是若不廢除破壞，又怎樣能夠叫羣衆滿意呢？他們心裏，實在是有種種的疑難。

(二) 無土地之約翰 八月初四日晚上，大約是八點鐘左右，正在快要散會的時候，諾亞勒斯(Vicomte de Noailles)子爵忽然站起來，起首要說話。這時候正在宣讀一篇撫慰各省的公布，子爵站起來說道：「羣衆所以被逼不得不焚劫鄉間貴族的大宅的緣故，就是地主勒索的苛重稅捐；這原是封建制度的遺臭，一定要掃除的！」第三階級代表們乍聽這句話，詫異到了不得，說不出話來，只好拍掌喝采。這位子爵竟能爲全體貴族作榜樣，情願伸出頸頸子請斧子來劈；這是一個解決的法子。此時無人願意記得這位子爵，不過是他一族的旁枝，又是一個身敗名裂的人，他所說的這句話，是不能算數的，並無何人授權於他，叫他說的。在他自己的知交中，他的綽號叫作「無土地的約翰」。(即光蛋之謂，譯者註)可巧這時候又有一位糊塗亞居伊永(d'Aiguillon)公爵，原是自命爲提倡革命的。貴族看見「無土地的約翰」得了先着，趕快贊成子爵的提議，於是第三階級代表們又拍掌喝采。隨後又有一位沙脫勒脫(Charletot)公爵，也反對封建制度。

(三)放棄特別權利 立刻就有許多貴族都慷慨激昂的紛紛甘棄權利，如一陣狂風驟雨一般，這就可以證實法國人的性質，是不能坐下從容談論議事的，都是最容易受激，就忘其所以了。也許諾亞勒斯子爵真誠相信自己有權可以慷他人之慨，犧牲貴族全體的利益。第二天就有一位貴族出身當代表的在日記上寫道：「代表們都無拋棄利益的權。」又有一位在場眼見當時情景的說道：「他們不管有權無權，人人都是慷他人之慨，他犧牲他自己所無的權利。」據事實說的話，選舉子爵的人並未授權於他，叫他毀了他們。洛林(Lorraine)地方的教士們，並不打發南錫的主教(Bishop of Nancy)走去維爾塞去聲明拋棄他們第二階級的一切利益，但是這時候這位主教卻聲明拋棄，自然大眾都拍掌喝采。這一千七百個議員簡直都變了瘋子，在那裏灑淚，互相擁抱，人人都爭先恐後，要博大眾歡呼喝采。還有一位沙脫爾的主教，愛伊克斯的大主教(Archbishop of Aix)，走來代表教士們贊成那位代表拋棄利益的主教的議案。沙脫爾的主教拋棄了打圍的利益，只有對於這件事，貴族有點覺得心痛捨不得。有人聽見沙脫勒脫公爵低聲喃喃的說道：「好呀！主教把我們打圍權利送丟了；我也要還敬送丟他的利益！公爵於是替主教送丟了什一的教捐。

但是那地方的貴族，還是一位法庭的庭長，已經登了講臺，要求廢除財產上的特別權利。於是歡聲雷動。當下即有某某處幾位小牧師，自願拋棄某某種臨時捐項。於是會議場中，個個稱讚喝采。到了初八那一天，纔曉得一位只拋棄二十個利華（法幣名），一個只拋棄了十五個利華，隨後養兔的特別權利及葡萄酒也廢除了。

有人說：「這班代表簡直的是醉了，糊塗到不省人事了！布雷康侯爵（Marquis de Blacons）提議各省也該拋棄特別權利；於是有布勒塔尼（Brittany）、郎基多克（Languedoc）、亞多亞（Artois）、勃艮第（Burgundy）、洛林幾省，果然依議拋棄了。

既拋棄各種特別權利之後，巴黎大主教提議大眾應該到宮裏的教堂行讚謝上帝的禮；同時有力安庫耳及拉理（Lally）叫衆人頌揚路易第十六，稱爲恢復法國人民自由之人。

作者書案擺着有六七位市會議員的記載，人人都受激動到忘其所以了。有一個說道：「我們覺得歡喜到狂了，因爲看見當時情景，是從好變作更好，所有一切大阻礙，都推翻了，消滅了！」又有一位說道：「我求上帝授我以合宜之發言！」第三個說道：「我們歡樂到哭，我們互相擁抱，我們法

國人是個不知有多少好的民族！有何等的光榮！作了法國人，就是有了極大的光寵！

翌日早上八點鐘，就頒發三十多條的命令，定為法律，毋論那一國都未曾有這樣的社會大革命，將所有拋棄特別權利的事，永定為律。當天有一位議員寫道：「拖連幾個月辦不通的事，我們不過十點鐘之間都辦完了。過了幾個星期之後，這位議員纔承認那一天不幸的晚上所作的事，反令議會處於辦不到的地位。讀者可想見不知要經過多少個月的工夫，纔能將所有議決頒行的紛亂複雜議案，理出頭緒來。」

（四）享受特別利益者之禱謝 中等人家出身的議員們，心裏安慰到了不得，深信羣衆們必為這樣慷慨的舉動所動，自然是喜歡的，天下可以從此太平了；這些議員們，果然走去教堂行禱謝禮。誰知他們是大錯而特錯。因為羣衆們在此之外，還有要求，等到議員們詳細審查事實，纔曉得他們所拋棄的利益。其中還有許多分別：例如有些利益是可以拋棄，不必給賠補的，有些還是要花錢買的。這些特別利益，原是很複雜的，羣衆們都是腦筋簡單，那裏曉得其中有許多分別呢？他們只曉得八月初五有議會頒行的布告，說是封建制度是完全廢除了。有一位議員說道：「羣衆很能體

會議會答應他們的好處，不知其他封建利益的委員會所加各種限制，羣衆是絕不能答應的。他們以爲這種限制不過是失信，是食言，毋論那一位委員會裏頭的慎重議員，倘若減輕一絲毫主教們所拋棄的特別的利益，是要惹禍的。第三階級的國民唱禱謝歌，頗爲自己所作的事感動，自以爲是殉難，可入聖賢之域了。

（五）民權之宣布 就是這樣算是把封建制度廢除了，現在凡是法國國民都是平等。衆人以爲似乎要有一種文章宣布民權；彌拉波曾經說過：「按現在時局而論，各省無不騷動殺人，放火，搶劫，抗不納稅，軍隊變亂，省省都有，與其宣布民權，不如宣布民職。」但是這時候許多人，是急於要宣布民權。

議會是自從七月底以來，就在那裏忙這篇大文章。民權的原則，是由拉法夷脫從美國的費城帶回來的，只要承認了這些原則，其餘的意想，就有日內瓦哲學家盧梭的意想，供給材料。

據理而論，此件民權宣言書應該以各處的訴苦書作根據。克勒芒吞涅耳卻從這個來源作出十一個條文來，既不是從費城來，又不是從日內瓦來的，是純粹土產，純粹國貨，衆人反說他不對。有

一位說：「難道我們這個議會，只專爲一國設想麼？我們要作出一篇民權宣言書，毋論什麼人，無論什麼時候，毋論那一國，都可以用得着的，要替全世界作一個榜樣。」這樣妄自爲大的議論，未免令從費城來的一位議員聽了，付之一笑。又有一位在日內瓦說：「這種議論是孩子話，假使日內瓦大哲學家盧梭聽見了，也要驚訝的。」

若是根據盧梭的意想，這篇宣言書是必定有許多國民派的話，市僧們大約是不甚見得喜歡。但是寡不敵衆，敵不過那時候維新貴族及國民派的教士人數那麼多。八月初一日，有一位貴族提議，又有一位貴族贊成，要投票議決宣言書的全文，不得枝枝節節議決。有兩三位市僧議員聽了這種話，大起恐慌。彌拉波也覺得揭幕揭得太早，不合算。彌拉波說道：「若揭得太早，羣衆一定是濫用民權；民權原是一種祕密，絕不能先揭露的，要到有了好憲法，使羣衆們到了聽見這個祕密不會發生危險地步的時候，纔可以揭露的。」馬拉愛脫 (Malone) 也很有中肯的話，說道：「我們爲什麼把羣衆抬高他到了山頂，叫他們一眼看見他們所應有的種種民權，明曉得我們不得不請他們下山，同他們立界限，還要安置他們在現時的世界，他們一到了現時的世界，每一舉步，都要碰着界

限的？但是既經一位貴族提議，一位貴族贊成之後，就有許多貴族主教還有大主教等等，各人都有提倡民主派的條文，自然是很受大眾喝采歡迎。他們心裏不知不覺許有輕視第三階級國民的意見，故此促進他們走極端，然而卻是出於至誠。穆內原是授意此項提議者之一，惟是穆內頗受維新貴族的運動。

於是公開會議製宣言書的草案。當時有兩個外國人在場，一個是德國人，名坎柏（Campe），一個是日內瓦人，名杜蒙（Dumont），都說他們討論草案是亂雜無章的，有許多在字句上發許多無謂的辨駁，有的是亂談理想。杜蒙說道：「這個會場變作理想學校的課堂。」八月十二日，坎柏寫道：「會場裏是紛亂嘈雜到萬分，看見這種情形的，簡直是女巫的安息日。」

由屢次修正而成之宣言書，幾乎全是共和性質，無甚道理，若是盧梭見了，一定是要禁止的。有一位教士幫一位伯爵的忙，要這篇宣言書加上上帝的印章。

（六）宣言書與憲法相矛盾 有一位著名歷史家，證明宣言書與憲法相矛盾。據事實而論，中級國民在宣言書中先立將來取價的基礎，一投票議決之後，議員就說這是國民的問答書；但是

這本問答書是要深密藏起來的，用帷幕謹嚴的遮掩起來；他們用的是帷幕政策。一七八九年的人先開幕，後閉幕；一七九三年的人要撕破這張幕；一七九五年的人，要縫補這張幕；至今還未完全開幕。憲法就是閉幕的宣言書。說道：「凡人生來既是平等，應享受平等權利。」云云。但是按照憲法卻不能平等，當初還不是如馬拉愛脫的話，既不能叫羣衆享極樂世界的福，何必領他們登高山頂，看見那極樂世界呢？

（七）宮庭的舉動令人生畏 有一個原因，暹議會於八月九月走革命的路，就是宮庭的舉動，令人又發生恐怖。王后是投入達多亞伯爵黨裏，因為那時候王后受了許多攻擊；又見御營已有不安的景象，不能不四處找幫助。不幸他又不能用巧妙政策去遏亂萌，壓倒快來的風潮。俗話說的好：「解鈴還是繫鈴人。」這時革命所到的程度，只有能發者能收。拉法夷脫看見這時候景象，也有點迷惑，還告奮勇試試看要收拾這個危局。彌拉波有一個月以來，就探聽宮庭裏有什麼辦法。當時原該把他們兩個人中之一拉入政府的，可惜這位王后無忘記的本事，都不要這兩個。彌拉波一曉得宮庭疎遠他，他只好回頭用他的激烈政策，說道：「國王及王后兩個人都要消滅的，羣衆還要

踏他們的屍身。」

(八) 王后的態度 議會這時候很被人討厭，王后以爲反動的時候到了，就想到同他們算帳，羣衆誠然是很不滿意，很忿怒。有一個人在十七日說道：「餘燼底下慢慢又燒着了！或是在麥麵底下燒上來了！」這時候鬧飢荒羣衆，都要議會負責。

王后是很想解散國會，最要緊的，自然是先買好軍隊同他們拉攏，他的計劃，卻被議會猜着了。有許多和平的維新派疑心到王后有這樣的計劃，就投入左派去了。宣言書既經投票議決之後，就起首討論憲法。穆內是委員會的記者，要憲法有保守的趨勢。一七八九年，穆內曾經對人說道：「我們當初要一個有大力的人的大椎，打碎一切害國害民的制度；現在卻要一個有神力的人，肩負這個君主國。」他的意思是要英國式的憲法，設上下兩議院，及有大力的強政府。他的那一黨是失敗了，他們有穆內作領袖都退出委員會了。九月十五那一天，左派得了勝利，等到提議要給君主否決的權的時候，發生很激烈的辨駁。

(九) 否決權 這「否決權」的問題一發生，羣衆們就有了題目了。好滋事的人，早已在那

裏等機會，借題發揮。有人寫道：「借飢荒的問題就可以發生二次革命。」但是要激起無知亂民暴動，不如還是播傳他們所不懂的名詞。於是激動亂民的專門名家，立刻就抓住「否決權」名詞作題目。街上一個某甲問某乙道：「你曉得『否決權』這個名詞是怎麼講嗎？」某乙答道：「不曉得。」某甲就說道：「等我來解說給你聽吧！譬如你此時走回家去，你的太太已經替你把晚飯都煮好了，國王只要說一聲『否決』，你就沒得晚飯吃；這就是『否決權』。」議會要投票議決，給君主一種停止的「否決權」，羣衆聽了，大爲發怒。十月初間，有人聽見一個在街上演說的喊道：「我們現在是沒得麵包吃，你們曉得是什麼緣故嗎？我來告訴你們吧！三天前國王用他的停止權，於是他把所有的糧食，都運到國外去了！」聽他演說的人很喝采，說道：「原來如此，他說得很不錯。」

他們喊道：「議會裏頭反叛不少！」羅斯退羅(Loustalot)說道：「我們非把這些反叛拖出去不可！」馬拉(Marlet)寫道：「一定得要解散這議會，議會所作最不名譽的事，就是選穆內作會長，這個人是個反叛，又是個貴族。」羣衆那時候所攻擊的，不止是議會。八月初四的議會所議決的條文，即是民權宣言同憲法的條文，路易第十六不肯批准，他說得卻有理。說道：「所有一切的事體，要

先理出個秩序來。」十月初四，羅斯退羅說道：「革命就不進行了嗎？我們一定要第二次革命。」羅蘭夫人很不耐煩的，希望法國清醒過來。

(十) 巴黎人要往維爾塞 這時候的時局是很急迫。羣衆們是攻擊政府，議會是怪責拉法

夷脫及巴宜，說他們不起勁。又爲的是飢荒，助成暴動黨的計策，最要的原因是推餓。羣衆喊道：「我

們都到維爾塞去把麵包司務，同他的女兒兒子都弄到巴黎來吧！」他們又誣賴巴黎大主教，說是

他花了許多錢買動磨坊不磨麵，到不如當着議會把大主教殺了。達爾良公爵以爲是時機成熟了；

很激動羣衆是無疑的了。這時候最激烈的，就是布勒通俱樂部 (Breton Club) 的人走去巴黎，在

黑幕裏暗中行他們的詭計。當下有彌拉波激動羣衆，盼望將來他可以乘機出來，作一個救時的大

人物。我們其實不必搜討什麼深藏不露的理由，在下級的革命黨是決意要造出二次革命。十月初

四，兩個激烈派羅斯退羅同對穆郎，他們原是鬧翻了的，這時候又好了，以後只要預備好一通伸訴

書，把所有的匪類都送到維爾塞去；有了否決權的問題，選穆內當議長的問題，還有國王不肯批准

宣言書的問題，這還不能夠借口嗎？還有宮庭這時候遲疑不決的反對革命舉動，更是可以借口。況

且骨子裏還有一件最要緊的原因，就是許多人捱餓。

王后正在那裏夢想要解散這個衆人所惡的議會。議會正在要把王后的勢力化爲烏有。羣衆正是要到維爾塞，把宮庭同這議會都一切掃除淨盡，把穆內推翻，把王后拖下殿來。

15160

1
9